



朝野會通

十四

景宗紀 二

廿十名

伊 6  
2259  
14





庚子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六

景宗紀

二年正月<sub>日</sub>司直鄭澔<sub>疏</sub>家 謹 直 呈伏聞殿下新有大慶

分先朝禮遇之大臣盡行斥逐言事之臣太學之士

非礎鑽則枿棘固未諳因何事端有甚罪惡而此非

但嗣服之後所未有實載籍之所未聞顧臣亦一先

朝舊物身黜陟榮辱義無獨殊忽伏奉國本有搖動

之漸慈聖下哀痛之教豈意聖世遽有此事惟我聖

上春秋鼎盛螽斯之慶尚逢其所以係一國之人心

者捨春宮奚適哉此當初建儲時慈教云：只此一教

可以質天地泣鬼神矣不幸一種無嚴之輩敢懷不

悅之意迭出敲撼動搖而後已則三聖血脉幾何其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六

景宗紀

庚子

二年正月二日司直鄭澔疏家伏聞殿下新有大慶

分先朝禮遇之大臣盡行斥逐言事之臣太學之士

非礎鑽則柝棘固未諳因何事端有甚罪惡而此非

但嗣服之後所未有實載籍之所未聞顧臣亦一先

朝舊物身黜陟榮辱義無獨殊忽伏奉國本有搖動

之漸慈聖下哀痛之教豈意聖世遽有此事惟我聖

上春秋鼎盛螽斯之慶尚逢其所以係一國之人心

者捨春宮奚適哉此當初建儲時慈教云：只此一教

可以質天地泣鬼神矣不幸一種無嚴之輩敢懷不

悅之意迭出敲撼動搖而後已則三聖血脉幾何其



不絕耶今此一二宦豎遽售交構之計此豈么麼無識者所可獨辦哉尤可駭者慈聖手教雖未知旨意之果如何而關係既大事面亦重固當頒示臣僚使人曉然而為大臣者乃反從中沮擊汲：封還使慈聖哀痛切迫之意黯昧不章且其登對不請設鞫反以徑先正刑齊聲力請是何意思云云政院啓鄭誥疏包箴禍心語極危險而係是重臣疏不得不捧入聞宜有傳說金夢祥招內締結內人等語乃尚儉招所無之言其誣及兩宮妖惡不道有浮於尚儉請刑推傳曰面質○大殿親祭時世弟出幕次祇迎承旨

李正臣南統明柳重茂朴彙登金始慶沈權

等突然而坐仰瞻睿顏世弟

招官官李真儒曰承旨等終不起立無尊敬之意使之申飭於是承旨等䟽請失儀之罪○晝院真儒宗履前啓新啓尹志述所懷時奉八同知大成并遠竄不允○鞫廳啓金夢祥與尚儉之言大抵相符依前啓刑推朴贊文與尚儉面質時尚儉不能下破但稱虛妄贊文終無語屈之端今姑因囚尚儉施威次承服○是夜通明殿近處失火○此鞫廳啓金夢祥誣及兩宮不道之言既傳於尚儉嚴鞫得情何如傳曰夢祥所供中清陰亭不過其時世弟仰稟後言于內官之事固非不道之言尚儉承款更無可問贊文夢祥并釋○朴尚儉四次結案年二十一所謂書札自有盛怒諸宦黜陟頻數故要其乘間上達以固其職所

謂言語規規者欲知大殿水刺多寡寢食安否是遣  
東宮寢膳問安之節自是內間之事而清輝門乃世  
弟往來問安之門開門下令而矣身趨不開門身為  
內官豈有欲叛之心曾有得罪東宮之事恐有後患  
故與弼貞惟有除去心而已無他節次謀逆的實軍  
器寺前凌遲處斬○兩司真儒弼合啓金昌集沮遏  
告廟之議防塞迎勅之舉李健命首尾排張締結陰  
謀與昌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及其最初備忘之降  
家在禁門咫尺畧不驚動聞人先入始乃弔勉赴闕  
徘徊觀望不即請對乃復恚恨添答亟停勿煩○府  
新啓金夢祥極邊定配不允○時引見時金一鏡所  
啓私親生育之恩宜有追報之道崔錫恒曰臣意則

別立祠宇該曹封進祭需別立禴號恐合情禮命儀  
大臣領相病不獻議領府事金宇杭議昨牽鄉儒疏  
批辭嚴義正今日臣子將順不暇而反經之論忽發  
於筵中至請會議朝堂噫嘻此何舉也以殿下達孝  
其於追報誕育之恩何待群下之請而未曾提起者  
豈不以事係先朝有難輕議故歟臣謂因其舊禴豐  
其祭需以寓追報之誠則其在繼先志伸私情之道  
庶可兩全至於立祠建號之議非臣淺慮所及惟聖  
明深惟義理終始勿撓俾無後世之譏議左相不○  
司直鄭亨益疏噫嘻痛矣仙寢未撤玉音如昨而入  
對諸臣徒欲阿諛殿下不知嚴憚先王畧不顧藉冀  
幸樂聞以圖固寵彼一鏡輩何足道而受先朝厚恩

為今日大臣者又從而和附為說無一言半辭以先朝大處分反覆陳達他日地下將何辭對先王乎金一鏡疏殿下君臨一國追報私親固非有一毫干涉於先朝處分而強因臣子所不敢言者以為操持上下之計者實向來逆臣昌集輩無君之餘套彼輩固極凶穉亦皆不出於空桑其何敢然噫舉親謬辱何等亂賊只此一節亦可見彼輩不臣殿下之心說書宋寅明疏鄭亨益疏遣辭過峻立意近險惟其所主義理儘合商確夫子無爵母禮經大防則稱號不當追加也仲子之宮春秋所譏則廟宇不當別立也宣廟之昌嬪仁廟之仁嬪恩義之重何間所生而亦皆因其舊號未有追加祭之私祠亦無別建豈非今日

所當仰法者而況且事闕先朝尤有別焉名賢之議亦有可監在公雖無崇奉在私未必無享祀之所在昔因其舊號在今不必有追加之號惜乎人見不同禮意無窮乃以追報私親為合於天理人情不及思觀志觀行不得不悅為真天理正人情也伏願深究義理勉抑私情雖斥享益之意而毋棄享益之議仍念今日廷臣或出死力於排闥直入之時或抗正議於廷請議罷之際向國之誠實有可觀則殿下之崇用良以此也而至於言議中稍害義理處則亦不可不隨加裁制務歸至當

呈下政院後寅明以請規問議

更呈二十日二十日

益遠窺朴弼正

請寢私親祠

祭問議之命

削黜荅勿煩

○

生負李

更呈

二十日

二十日

兩司合啓

丞停

勿煩府

遠

新啓鄭亨

箕重等疏極言立祠建號之不可故院措辭八啓十二  
日前正郎崔鏊疏請任敝快正王法仍施送律尹志  
述所懷同叅儒生趙徵金棹及鄭亨益朴弼正一併  
置辟以絕方來之禍姜世龜易名贈秩事二十五金  
一鏡疏水原府使李真儒志操剛方言議峭直不當  
一日不在朝廷請內遷二十六院新啓朴致遠依前  
判付嚴加究覈不允二十七二月三日白虹貫日領相疏  
請建祠追報批以追報之節今姑置之下而即為封  
還云二十八四方昏蒙若下塵二十九院新啓黃一夏  
削黜不允三十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府三十一命遠啓金雲  
澤等事黃一夏事依啓院三十二維啓朴致遠等事令金吾  
稟處間姑停三十三稟處事陳達注書洪聖輔以無發落書

出承旨以依允為言相與力戰云一承旨朴彙登啓  
曰昨書以無發落書出無以過注書推考指一明  
間注書何如答曰勿為推考以過注書推考指一明  
白下教此批十八二右相啓世弟潛邸時私親神主  
初六日南泉記云三以孝子某奉祀傍題矣今進居儲位因存不改事体  
未安不可不趨即改題上曰依允四昨日盪月犯畢  
星五九駕幸明陵世弟隨駕六南泉記云騎軍洗馬時  
所欲請對則教以還官急迫始候而終駕還都承旨金始  
煥以領相別論載之後車為請而終駕還都承旨金始  
愈之意而終無發落七十月犯輿鬼星八是日大妃  
殿下諺教於藥房而不為拆見封還九初終十白  
雲一道起自西方直指東方長竟天廣尺許漸移北  
方良久乃滅十一承旨金始慶疏斥徐命均曰指賊為  
士者亦一賊也又曰黃尚中以雲澤血黨獨漏於十

六人中今者與李姓兩人偽着閩帥之手押假成許多錢布帖潛賣於人被捉聞帥家人呈訴捕廳奸情畢露而捕將托非強盜而退却云尚中以舉世指目之人圖聚銀貨情迹狼藉請令捕廳嚴覈（日十八）四方昏蒙○湖西儒生許璧疏言辛巳事曰巫盞之獄自古不實雜引前世追崇伸冤事故院以不忍聞不容議措啓不捧○清州人李德培疏亂賊何代無之其機已發於戊辰定號之日其流又窮於昨年節目之議無君之心自有傳法致祥師命之罪先王之所洞燭壽興龍翼迭相沮遏亦承時烈之風旨辛巳之事春澤漸成之世白張大之殿下之得有今日莫非林溥李潛等殺其身保國本之力也願賊獨對中外

涵：元老興疾景象違：至於昨年脅請代理而極矣自時烈至今羣賊謀殿下之計一串貫來今日懲討必以時烈為罪魁其瓜牙腹心一以逆勸律其抱忠舍惶者亦宜昭雪廢揚也○十九日昏蒙府鄭新啓黃尚中令捕廳窮覈嚴處許金始依啓尚中子箕祚擊錚○二十日府朴熙新啓請許璧遠竄清牧安相元曾任海判時貪虐竄女成冊諉以生產減小責其守節之無謂督捧贖錢及陞雄府軍兵代頓捧錢及屏其弱沒晨昏往來於定配人李守節家請削版行查○二十日院申禹新啓四凶合啓後玉堂兩司不參人罷職不叙權慄之為嶺伯時丁酉危疑之報適到於道內設場日多士以封章罷場慄乃摘發首倡囚繫



滿獄請極邊遠竄徐命均敢以侮辱君父之賊謂之  
私罪謂之殺士請極邊遠竄吏判李肇乃以權慄徐  
命均擬知申清望騎省華啣請罷職荅勿煩○禁府  
李重協原情趙泰者之進對不由政院啓稟兩司因  
發合啓故矣身劄中締結交通不過與合啓所謂交  
通宦侍締結幽陰辭意一般云魚有龍供趙泰者賜  
對之命先下於喉院未稟之前聽聞疑惑故果與朴  
致遠縣名論啓而宦妾知名不過截取古語以寓規  
切實無言根可對朴致遠供請對不由政院合啓請  
覈實是公議故果與有龍縣啓以宦妾知名之說噫  
古人於枚卜之際必欲勿取宦妾知名之人者實在  
於嚴隄防明取捨此所以初啓中截取古語斥彼大

臣之舉措不甚光明正大也况伊時事聖上亦且疑  
惑許令覈治職在臺諫隨即刺論以此謂之致疑於  
不敢疑之地則初非矣身所崩於心宋唐介以緣奄  
寺通官掖得執政等語大加論斥於文彥博豈以仁  
宗之有私為此說哉實出於愛君無隱之義故其時  
不以詰問特加容護如臣無狀雖不敢以古人自處  
而第自我祖宗朝待言官自別未嘗鞫問言根今若  
以妄觸之故輒令鞫問則適足以增一世之驚惑致  
國體之損傷此莫非矣身言之不能見格於君父  
之致所論既出愚見實無別操言根云更加嚴問後  
稟處何如判付觀此供辭可知其妄言再次嚴問有  
違待臺閣之道并放送政院三啓請寢朴致遠等放

送之命更加究覈答勿煩南就明○八日李弘述原

沈禮

七日

情訓局異於他營千別將以經聞人差除將校以行

伍陞次則所謂昌集私人未知為誰陸哥事段劇賊

申奉堂招內作賊時每擇日於陸生負德明物件輒

與分食云故捉得德明究問吐實故施以亂杖二十

度數日後斃於獄中塞口搽殺之說誠是意外今且

陸玄無乃指德明耶錢穀各色皆有捧上帖下文書

崔泰鎮處六百兩重記以未捧懸錄軍餉米云者以

剩米三十六石酬應貧族及負役云○白時者泛

稱遲晚年七十除刑杖配功減○三月二舉動時趙

重遂上言矣兄重遇日見真海遷葬時銘旌只書張

氏之柩四字不勝慨惋畧有疏陳為洪啓迪朴弼正

趙觀彬等所構陷刑官黃璿出坐廡外別擇如椽大

不鍊木箇：考察刑至十四度脛骨破碎擔昇出城

因以命盡伏願亟施反坐之律○六府鄭啓朴致遠

等請寢放釋嚴覈勘斷答勿煩不叅啓三司徐命均

事李肇事停啓○七翰林取才趙顯命申致雲宋寅

明○昌平人高應暉疏極論四大臣罪狀且曰臣五

代祖敬命高祖因厚從高祖從厚父子三人同死於

國臣恐墜傳家之業○四二十弘文錄李真望李廷濟

四點朴弼夢兵命新呂善長柳弼垣三點李承源李

世德尹聖時趙翼命金尚奎金啓煥趙錫命金始煥

趙遠命權斗經鄭壽期朴思聖權益寬李明誼李顯

章尹東衡權益淳李重煥趙最壽柳復明尹游朴史弘

夢柳 ○二十日孫萬拿囚南泉記 玄德明以李弘述謀

一刑後自月 ○二十日冬至使先來二 日來二 奏請使狀

啓陳奏請封二奏文留中矣正月二十日引對時皇帝奏本問於閣老馬齊等後下旨令太學士等傳集朝鮮使臣將王病證詳細明問具奏二十三曉臣等率堂上譯官等進詣闕中閣老松柱以下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以下并十一人列坐午門外書出皇旨問曰王有何年紀係何病證病之形勢若何嗣續之路何至絕望迄前不曾生過或生而不育用何醫藥王之弟只有延初君某一人或有諸弟延初君有何年紀與國王是否同母云云臣等書對曰國王今年三十五歲病證形勢已載奏本中而國王自少多病氣

甚痿弱積年醫治廣試求嗣之藥終無效驗前後兩妃左右媵屬亦未有胎育此可見嗣續絕望之實狀國王弟原有延初及弟延齡君而延齡已於己亥冬病故只有延初君一人今年二十九歲即國王異母弟也國王念疾患之深痼憫後嗣之無繼爰舉祖先封弟之舊規仰恃皇上字小之至德備陳血懇祈被恩典閣老又問延初君係何人所生伊母在否臣等答以延初君係是僖順王偏宮崔氏所生崔氏已於戊戌卒此則又問國王病患今方委頓耶對以元無委頓之事臣等退慙門外閣老使提督問曰既有病患則肥膚瘦瘠耶臣等曰肥膚豐碩元無瘦瘠之事矣此口對而聞不二十四日曉提督奚德慎來傳閣

入閣老

老言袖中出清字小紙翻謄則書以迓初君幾何歲  
資稟何如即對曰昨已以二十九歲仰對資稟則聰  
明孝友備載奏本此亦不八謄奏二月初三日始以謄議奏  
下旨十三日聞主客司初做準稿而結辭別無他語  
且請許封十五日聞議制郎中等以為諸王封典雖  
係主客司而封世子乃本司所掌主客司之橫奪極  
為不當多發不好之言二十日皇帝自灑州還暢春  
苑二十一日聞議制司改奏駁稿以與例不符無容  
議措辭防啓二十四日皇帝引見閣老曰朝鮮奏本  
禮部防塞何以處之馬齊對曰外國情息如是切急  
惟在皇上處分皇帝即令特準今此所幹莫重莫大  
之事而初幾頓成中忽沮格畢境閣老之善對皇旨

特許實是萬

奇幸

南泉記云初給銀子一萬二千兩中間生釁又給五十兩而成

事○二十七日傳曰今觀使臣狀啓封典克完其幸曷已

云事先來軍官

李房之張文翼

譯官并為加資○院啓五件事勿

煩

○諸承旨八侍

金致龍趙景命時大臣命招上黃爾章李宜曉

寢人陸希龍為先出付該府○領府事金字杭命招

不進○領右相來詣賓廳啓請設鞫以廷鞫內兵曹

為之○陸希龍原情○鞫廳啓罪人所供如此其所

指告人鄭隣重李喜之李器之金龍澤洪義人洪哲

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行吳瑞鍾柳慶裕

宦者張世相出外內人二英等發遣都事拿來內人

池姓尚官烈伊亦以緊出自內出付鞫廳何如傳曰

依允烈伊身故已久矣

詩谷錄

○二十日罪人李健命興

陽蛇渡改以羅園難安置禁府都事南近明押去義

州地出去所南泉記李健命定配時禁府陳啓直定配

茂以配所陳啓為言而判禁沈檀以既已加律至於

園籬則大不可縷：言塞仔欲考出奉使人被罪人

出送都事定配之意則援引前例而乃昏朝時例云

云兩賊刀言而沈檀則力沮云矣。初逆檀說又刀

州爭以濟○白望柳慶裕二英兵瑞鍾鄭麟重拿來囚

○初昏王世弟下令講院衛司兼官八直玉堂并引

接文學李明誼司書柳弼垣翊衛曹夏奇副率徐宇

鎮入對下令曰大明以鞠廳招辭下示而末端兩件

事為余惡名數月之間遭此寢恠不一而比之冬間

不啻陪篋負此惡名豈忍一時視息於覆載之間乎

冬間辭位之教為人所挽尚此躄居故又有此寢不

知此後又有幾許層境界也不為早決更何顏歸拜

先大王於地下乎將欲辭位仍出示疏草官官等不

為展視進曰么麼妖惡之言不必介懷陳疏辭位亦

為過重終不許千百下令無非刻痛之教而哽咽不

成聲惡名二字言：發之乃曰所達如此陳疏姑寢

官官以師賓引接為請而退夜已四更矣齋谷藏明

吏勿出引接說語云。南泉○東宮下令曰甫拜單

記春坊日記不載此条云

子還給講院不許○領石相判李台佐承青趙景命

假注書俞彥通○請對八侍時泰者曰封典克完宗

社之幸昨以回來使臣押配事發遣都事而封典終

完即為拿來有駭彼人之聽聞都事毋至灣上留待

中踞押去事分付何如上曰依允錫恒曰今此封典

雖出皇帝特旨使臣周旋之力居多云都事使之留

待松湍間押去似好上曰惟泰者曰當初寢事無非  
不忍聞之說故亟請設鞫矣捧招所言皆是庚子牽  
聞既往之事其時陰凶綢繆之狀今始發口此皆不  
道之事所當嚴覈正法而昨伏聞王世弟以其招辭  
中末端兩件事有不安之端引接官官至有欲為陳  
疏之教官官反覆陳達幸得還寢今聞自東宮不捧  
朝臣甫單云此乃極難安而然古有毋究梁獄之事  
今此獄事中下款事元非大段此一欸置之勿問何  
如錫恒曰初聞其為驚痛其在昭雪之道不可不一  
問故有所推問矣東宮以此不安極為驚惶今此請  
對專為此也自上招致卧內開諭慰安區區之願泰  
者曰臣亦退出後進詣東宮陳達面諭矣上曰唯錫

恒曰一種陰邪之輩敢藉不敢言之地有此妖惡之  
說此後則語涉東宮者勿為登諸文案宜矣上曰唯  
泰者曰獄官一鏡以意外凶言出外待命文案既以  
入內而人心極惡乃以犯上不道之言肆然發說如  
此極為驚駭矣錫恒曰既是問目外則其在常規所  
當不錄而渠既發言則終不可掩置故至於書入矣  
蓋聞白望囚在禁府時一鏡為府堂治之頗峻故以  
此舍嫌做出無倫之言必欲擠陷云敦呂勉出使之  
行公何如泰者曰蓋席龍既告白望白望亦告席龍  
被告之人嫉惡告者有若互對報復者然其習可痛  
而白望末端之言極為凶悖人臣既聞此言道理不  
敢叅坐故即出待命以國體言之使之即入可也以

私義言之似不欲即入矣又曰今此獄事本非時急  
廷鞫過重本府推鞫何如上曰依為之寺谷記○師趙

恭者賓宥沈檀李先佐柳鳳輝官官鄭錫三鄭楷李  
明誼柳弼垣李先輔兼官沈誥尹惠教申致雲

等詣東宮閣外請對屢次不許八對時諸臣以不可

辭位之意屢陳達答曰余志已定斷不撓改以朝

水刺相值退出更為八對良久先泛南泉記筵說  
春坊日記○

鞫廳啓各人等招皆與告者之言一：相反其中白

望又稱以告者亦曾有凶悖不道之言吾亦上寢云

若真有是言則何不即告於其時到今被逮之後始

為出口乎疾惡告者互相立隻死中求生之詐極為

痛駭而凶言既發於其口不可不更為覈問告者及

諸罪人等更推何如寺谷記○政院啓領右相以白堂

侵及之語待命傳曰勿待命事傳諭○判禁沈檀疏

罪人侵辱亦及於臣云：泥谷○大諫李師尚疏送

漢白望以凶黨陰養之勇士曾因本府聞陸帟龍上

寢越獄踰墻僅即捕捉其叵測情節不待按問而可

知初招之際遊辭面乞不待問目按獄之臣據理詰

責粹發醜言誣辱兩大臣一如構誣獄官者大臣胥

命金吾鞫廳仍以停撤有國以來非常之寢臣願敦

諭大臣獄官即刻開坐嚴加刑訊滄桑錄○日金一鏡

疏臣為送豎所誣蠱復以誣臣之言加諸兩大臣雖

然以大臣踪地不宜復當鞫囚云：○司直申鉅疏

臣聞金吾之官出於罪囚之口而鞫廳不為請拿移

設本府事畢常規及其開坐按獄大臣亦緊出罪人

之招一番卞正虛實在所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爭起至請敦勉緩獄若使罪人一斃之後則援引諸臣雖欲卞白更無其路矣云：○大諫李師尚請對入侍前啓五件事勿煩新啓謀弑君父之逆近出於權凶之門墻乃者申鉅投進一疏乃以被告逆豎之駭逐獄官緩獄延死之亂供為擠陷朝紳沮敗鞠事之詐欲絕按治之跡顯有和應之跡上自大臣下至三司一筆句斷意在迫逐欲空國而後已苟究其情便一白望請減死絕島園籬安置大靜承旨黃甬章曰諫長所達節：皆是請賜允泛上曰依啓師尚又請令政院命招大臣按獄設有如許沮敗之事一切勿為引嫌繼此投疏緩獄者律以護逆之罪甬章亦以此

意屢次陳達

寺谷記

○領右相驟劄自明且曰金一鏡

之名初不出於上寢人之招而罪人白望引席龍之言有所云：以此更推於席龍則白望之言全敢虛妄矣今此援辭俱是年前事則曠日廷鞠似涉未安移設本府獄体固然何其老成不諒遽為此言也○三金龍澤拿來囚○四洪哲人拿來囚○刑曹草記宗廟闌八順安人趙盛稷觀其所供極涉虛妄且觀為人心是失性其所為說有同告寢自本曹泛重科罪事允下○石相承音甬章假注書李庄請對八侍時錫恒曰領相與臣同來膈訂碎發故臣先八來矣雖是死囚亂招指斥是何等地臣豈敢後以冠帶更叅鞠坐而今蒙開釋而出則一鏡亦何敢不出乎



白堊則更無可問直與帝龍面質宜矣上曰依為之  
爾章曰今後問目外勿為載錄雖有更侵獄官不得  
引嫌事申飭何如上曰唯錫恒曰至於敢藉不敢言  
之地臣子豈以亂招而敢不書乎下教定奪後可以  
放心為之矣爾章曰此後局外人上疏論獄官者一  
併退却後可究竟矣上曰依為之○五李罷之拿來  
囚○六李天紀老味拿來囚○七李喜之拿來囚○  
八鄭獮重刑三次第四度承服○九沈尚吉拿來囚○  
九侍講院開講草記答曰不安之心奚常小弛有若  
平人開卷對官僚實涉愧赧故近日講筵猶未果焉  
趙恭者八侍時召對自明日為之事及達辭下答改  
下○十金省行拿來囚○禁府啓黃海忠清監司啓

本安相元海州窻婦贖錢事清州大同錢布歲抄代  
頤及察訪李秀節事并改孟浪啓分揀又啓觀此陸  
玄獄各人所供或以教規或以地理相知別無隱情  
張泓金萬直姜遇文車之炳放送陸玄搯殺端緒畢  
霧不緊罪囚趙次健李堊土里朴大涎等并放送事  
依啓○兵判李光佐禮判李台佐以罪人招事待命  
金吾勿待事分付○院長呂善啓五件事不允新啓王  
獄何等嚴重而德明以刃自刺白堊踰獄逃竊事極  
寒心伊日八直都事拿問定罪人拿來都事稽緩  
甚至四日之程五日始還當該都事拿問定罪并依  
啓○葉伊拿來囚○十一趙洽拿來囚○大提學姜  
主薦三點李光佐柳鳳輝金一鏡二點姜覲李師尚一

點趙泰億○日十二罪人鄭獬重刑三次結案年四十  
九矣身前招中與天紀龍澤白望等相會結約時矣  
身掌中書義字龍澤書忠字白望書養字掌中書出  
李願命之字出於無識以此謂之送有所不忍當初  
不即直告是白遣且李太華有幻術要得印紙聚銀  
錢故矣身與李天紀洪義人相議而義人方為繕工  
奉事印在其家故空紙踏印以給是白遣天紀龍澤  
與席龍白望等不為取錢內帑行用之故矣身心甚  
不樂慶額是白遣池上官一欸矣身不能深知裡面  
事而所謂小急手乃是行藥也矣身之素聞此者蓋  
往來天紀家此等言語自然入耳而席龍入於池尚  
官家有同其子又陸哥恒處於天紀家故往來交通

之事矣身知之是白乎亦席龍面質時席龍舉矣身  
前日之言以為主上登極後矣身謂席龍曰吾既謀  
殺其人又何可食其祿而事其人乎吾將棄官歸鄉  
是如云：矣身逆以是何言也為答是白乎乃此席  
龍層激之言也矣身到此地頭何以為對乎一欸千  
萬曖昧矣身與亂臣賊子金龍澤李天紀等交遊而  
知情不告云：鄭獬重當日堂古介行刑南泉記云  
白望詠荆軻詩曰興亡都付耳神驚暫試天  
人也長辭呂伯成封函紅血透寒日紅生臨發悲  
和龍趙誰知○世弟官入診時始煥趙秦着韓配夏金  
侍入趙秦者所達講院下谷中心猶未安四字抹去何  
如東宮親抹去春坊○日十三白望刑八次物故初終  
捕將李泰捉致白望之金龍澤刑七次施威次承服  
第白立二次刑樣校

○院

長呂善

啓五件事不允新啓李喜之拿來時靈岩

郡守文德獮本以喜之洞內狎宥要於中踞欲除去

數張書札雖因都事據理牢拒終不出給而德獮之

交通喜之恐其隱情或露必欲恟奪文書請拿問定

罪軍資奉事金翼亮本以漏落內奴依付春澤兄弟

詐稱故相金宗瑞之後孫囑托巡臣陳達收錄夫宗

瑞之絕嗣國人所知當時又無復官之事則翼亮之

以公賤子枝假托名臣之裔昭然難掩請削版趙聖

復事及兩件事依啓○金龍澤刑三次李天紀刑二

次承服後遲晚拒送物故○鞫廳大臣以下

錫恒權 所善長請對入侍時錫恒曰承服罪人金龍澤

遲晚取招後未及結案而經斃籍沒等事自當依律

舉行而行刑一款極為難處臣意則雖未定刑於已

斃之罪人恐無損於天地之大議大臣稟處上曰依

允又曰白望以送魁大小急手無不擔當情節畢露

於凶人之招所謂短劍龍澤以出給為言白望亦為

受置自服所聚銀貨自鞫廳已為搜得問於白望則

亦不能隱諱特不言用處遲晚取招終始拒送其身

雖經斃贓物見挺之後決不可置之取考庚申前例

李台錫趙礪終不承款而以送節昭著議大臣有緣

坐籍沒之教李天紀謀送情節既以自服而遲晚拒

送亦以經斃况天紀二度書札既以現捉陰函情節

又已自服緣坐籍沒事當依律舉行而亦議大臣何

如上曰唯一鏡曰仁祖戊辰送賊李縉先閔澍凶忍

不服而死議大臣追刑屍身已為推去而發遣都事  
取來正刑今白望凶兇現發銀錢被捉又使二英探  
問關內動靜之狀皆已自服大小急手行凶陰謀畢  
露無餘特未遲晚緣坐籍沒大臣才已稟定臣意則  
不可不正刑磔屍亦議大臣何如依為之錫恒曰瑞  
鍾省行與送獄元不相關當待此獄收殺別為稟處  
上愛人則解枷何如上曰唯又曰事關東宮者勿問  
事領相既已定棄故關係東宮者不入推案矣甬章  
曰追刑一欵誠如一鏡之言弼夢曰白望何可不行  
磔屍之典乎檀曰追刑事雖當然而終是法外仁祖  
朝先朝則皆以特命矣弼夢所懷聖復事即今送獄  
畢露無餘所謂三手聖復已知之矣渠亦欲行三手

之計三年不售之後受嗾上章繼有縣劄到此送節  
彰露之後何可斬許乎上曰勿煩弼夢於勿煩之後  
縷：更達一鏡曰三手餘計為聖復縣劄皆出權函  
門牆今聖復偃息自如何可一向斬許乎甬章曰方  
請鞫問而晏然在家其縱恣無忌可知云：上曰依  
啓甬章曰今承允從慶幸何勝錫恒曰白望金龍澤  
李天紀等雖未及遲晚取招前後原情一：抄書出  
於朝報使中外昭然知陰凶情節何如上曰唯○徐  
命遇呂善長以鄭獮重知情之律不能爭執引避處  
置適具命圭同遞○十四義人拿來囚○沈尚吉刑  
五次承服結案年四十五國家病患方重平兵未差  
之際李天紀付書席龍送于矣身求得銀子而其書

曰有緊用處銀子一百兩如有措備則送之云故郎  
為出給意必用於求官之事矣其後龍澤天紀輩顯  
有深處周旋之氣色非獨銀也扇子別擇妙制而求  
之故亦給五十柄因徃天紀家則言畫封其扇送池  
尚官家云其時洪義人亦在坐矣身曰始聞平兵非  
久當出故求得銀貨要君輩周旋矣百兩非些少之  
貨終無事實則吾之主意歸虛向來之銀果用於何  
處乎天紀曰其銀亦有去處百兩銀為足血但觀畢  
竟成事矣身始聞睦席龍自許以當代英雄君輩以  
為使喚有所周旋之事云何天紀義人龍澤曰所謂  
白望者叱席龍尤為豪傑風神亦魁偉丈夫且宮中  
紅袖無不締結聞池尚官者以年老官人頗能用權

所有銀貨出處因席龍用之又因白望用之此殆甚  
緊徑矣身曰君輩用處吾不知入於何路而吾之  
為叔父鬻爵之計每多虛踈汝輩為何等大周旋而  
百兩不些之貨用之無效耶天紀曰白望為當代豪  
傑汝一見之何如矣身答以自古賤人輩交通官禁  
鮮不敗事席龍則吾既一見相知白望吾不願也天  
紀自是卿相家子弟權力頗多或銀貨或汴物不難  
得用而矣身其時百兩之外有何添給於其輩之事  
乎既以矣身銀子用於池尚官當初則雖以鬻爵而  
給畢竟此輩用之於締結官禁矣身終難免出銀締  
結之罪人沈尚吉軍咒寺前踞不待時行刑子沈  
載堂古介緣咥處絞○張世相拿來因○叶十五鄭亨

益海遠竄○領相議龍澤天紀既以承服施以逆律固無可論逆望則論其情犯即是逆魁宜施戮屍之典第以法意論之恐有後弊以臣膚淺不能断定右相議白望未及承服而徑斃則到今追刑有違法例且闕後弊龍澤天紀等緣坐籍沒依李台錫等例施行依領相議上款施行罪人白望屍體軍器寺前跽正刑○李尚達一名太華李滙拿來囚○十一春菓河伯鶴孫拿來囚○李喜之刑八次物故○大諫李師尚李景說尹會朴弼夢等所啓嗚呼四凶通天之罪可勝誅哉陰喉賊復聞進嘗試之疏遽撤庭籲急投脅迫之章凶謀逆節畢露無餘及寢書之上聞凶魁子枝叅錯牽連或刃或藥排布已成而其中願命逆狀尤著劉備

有無屬意於問答之際掌中書字結納於隱密之地賊臣書養字即願命之字養叔之養字也書以為識陰示推戴之志此所以天紀之覺寤發笑而憐重雖以其黨不敢不吐實結案者也噫此賊以師命之弟恐國次骨畢竟魚肉常所自知倒行逆施固其所蓄三十年醞釀禍機者只為今日篡奪之計則豈容一刻假息以貽宗社罔測之禍乎請亟命拿來依律處斬上曰依啓又啓曰昌集本以大奸巨慝允係動搖國本謀危宗社之計無不力為主張平生罪惡固難毛舉而今此逆招緊出者若非子非孫則即其姻親門客也其陰凶情節自相闕通况其子濟謙預慮帝龍之上寢陰喉弘述至為搢殺滅口之計其圖不軌

之狀雖欲掩諱而不可得也且彼獐重何等凶逆而  
頃於斬占之日渠乃請陞遷至再至三而不知止其  
同情逆謀極意吹噓之狀十手所指其可誣乎若論  
此賊之負犯其力沮告廟劄請節目之外事：物：  
何莫非難貫之惡逆而今此締結姻黨指導子枝逆  
節層加端緒綻露若令老賊一日容息必貽宗社一  
日之憂請亟正邦刑上曰依啓又所啓健命以師命  
瀕命之逆弟昌集之血黨重之以奸毒暗慝之計常  
懷惡愆陰蓄異志協同三凶情節綢繆前冬非常之  
教為今日臣子孰不沫血飲泣思所抹正而獨何心  
腸恚恨傳旨之請收移鋒息擊憤怒諸宰之抗章恣  
意叱罵劄請節目脅迫君父頃於充价奏請也周旋

竣事臣職固然而做成兩媵之說誣及聖躬其罔上  
不道之罪固已難貸而族黨姻婭今又緊叅於逆謀  
况其平地手主張之賊近出於子侄掌上字推戴之  
計一門內事也如是而渠雖曰獨無所犯得乎論其  
前後所犯實是覆載難容之賊秦采則陰譎為心濫  
滑成性平生伎倆惟以禦下蔽上貪權樂勢為第一  
義實元載路巖之類耳頃歲畧示崖異於三凶乃以  
清塗顯秩啗其子觀彬則遂與三凶打成一片綢繆  
投合叛棄君父之心固已權輿於此矣頃當逆復之  
投䟽忽有非常之下教上自縉紳下至輿僮莫不奔  
走號泣冀得反汗而秦采權辭閃弄面瞞諸宰峻塞  
其庭籲之請協同三凶迭相和應乘夜上劄請定節

目惟恐事機之或誤於呼吸之間而君父一刻安於其位陰凶之情反逆之狀較諸三凶一而二：而一也噫况今凶逆之變發於肘腋辭連之類因非其血黨心腹則恭采獨安得容息於覆載之間請并命按律處斷上曰勿煩○府刑啓洪禹傳事勿煩又啓徑斃三逆屍之或戮或否未承款之望獨正典刑既承款之澤紀尚不加戮請龍澤天紀並即戮屍依啓又啓李弘述之搢殺陸玄詞證俱備情節畢露以陸希龍之招見之諸賊謀逆節次希龍多有與知故弘述疑其上變陰相謀議期於杖殺滅口其計遂成而因天紀之居間宣力密遣李滙以保無他患之意費辭緩頰詐雖中寢渠方手握兵權密締羣凶陰謀秘

詐無不貫通則向日備忘中陰懷不測之教至是益驗請李弘述移送鞠廳與諸賊一体鞠問依啓又啓承款諸賊一時徑斃不無致疑之端伊時救療官及諺間軍士囚禁究覈依啓又啓洪哲人名出罪招之日禁即捕校馳到其家則其父彥度以為方往義人謫所至使禁即虛往明川而哲人則潛匿渠家晝伏夜出交通凶黨日久之後始乃自現亡命一款添入問目嚴刑得情其父彥度亦令拿鞠嚴問依啓○院啓臺官事館堂事初以依啓書出後改以勿煩朴致遠事勿煩新啓金濟謙金民澤李兎之俱以凶孽之子枝親黨連締勢焰擅生殺之權渠輩謀逆情節希龍多所與知故慮其上變與弘述綢繆謀議行凶情節到此難掩



况民澤聚銀叅謀之說既著獄案言必稱致仲事必  
啓致仲之說狼藉席龍之招致仲即民澤字也春澤  
雲澤之弟也聚銀行止手段滑熟而今此謀逆之輩  
言：藉重事：詢訪論其負犯實為主魁兇之則某  
已拿囚請濟謙民澤並命拿來與兇之一體嚴鞫依  
啓又啓謀逆罪人鄭獬重請依紀澤例施以孥籍上  
曰依啓又啓賊復一疏實為聯劄嗚矢表裡和應動  
搖天位今當討逆夫逆並按其情節之牽連者自可  
現出凶謀之陰喉者亦可鉤得請亟令鞫廳一體究  
覈前日一鏡請待送得情正法依啓兩司請對時以  
微畢究覈故也  
刑事累萬言六次勿煩夜深淡粥夢曰宗社危亡迫  
在朝夕官成憲衛亦當為之若不請決不可遲始  
下依允弼發又請發遣宣傳官持標信與禁即服同  
下去訟踰發軍護來闕命如適度時上曰依為之南

泉記 ○十八 禁都洪應夢金昌集拿來事尹楷李灝  
命拿來事出去○奏請副使尹陽來書狀俞拓基入  
來○領石相請對八侍時恭者曰伏聞昨日兩司請  
對李灝命處斬金昌集正刑啓蒙允矣兩人罪狀無  
可言者而直為處軒正刑非法之事以法外殺人實  
非美事元來灝命出於諸賊之招掌書劉備等語為  
罔測不但告者之言憐重亦已自服而其時灝命久  
在藥院此乃無狀子弟之所為預知與否非他人所  
知而不為請拿者欲待鞫事延及後陳達請拿矣金  
昌集子若孫則濟謙只入於席龍之招而初不入於  
寢書後因言端及之何可盡信孫省行與逆獄不干  
亦宜姑先拿鞫得情然後處之似好矣錫恒曰臺啓

以締結陰謀端緒畢露為言凡廷獄雖於匹庶必拿  
問得情然後結案處斬此皆先朝舊臣宜可如此拿  
問後事情果如此則結案處斬何晚而不待鞠問徑  
先處斬此何法例此何道理豈意聖朝創行三百年  
所無之法先朝舊臣不待問而直斬則人謂斯何忝  
者曰臣非一毫愛惜於其人不問直斬乃三百年所  
無之事國之為國以有法法外行之後弊何如上曰  
依此為之似好矣錫恒曰聞臺啓以龍澤天紀不為  
戮屍憐重不為擊籍濟謙民澤不為請拿大加非斥  
去夫兩廷雖服而不為結案憐重只有掌中書一事  
而已濟謙一出於席龍之招民澤徐欲請拿矣踈紱  
之失請被罪斥忝者亦請罪斥上無發落○兩司尚

景說所  
廣會

請對八侍師尚等力言大臣所達之不成說

話葉院云：之非且陳三百季所無之爽實以仁弘  
處斬為證兩大臣直加處斬正刑事再三陳達以勿

煩為教記南泉

合啓健命忝采事勿煩府院啓勿煩○

日十九

金大材自現以緣坐堂古介處絞○金龍澤李

天紀屍体當日軍咒寺前行刑○罪人金龍澤前後  
問目遲晚招辞年四十三白等上變人陸席龍招內  
今此以必恟之：事謂之大急手以葉燭之：謂之  
小急手謀議廢黜之事謂之平地手此三事金龍澤  
李天紀李喜之咒之趙洽沈尚吉洪義人哲人白望  
等多聚銀貨爛熳相議一動一靜無不與知是如為  
旒白望初往矣身家則矣身與鄭憐重李喜之李天

紀列坐見其好身手問其勇力遂酌酒為盟結為死  
生之交白哥問主上病患日重如有不諱則世無劉  
倫何為也諸人曰雖無劉倫將來自有其人各書掌  
中字以示心事時矣身掌中書以忠字白哥以巧惡  
窮凶之人疑矣身輩所為以李願命為推戴故問劉  
倫是如為旆矣身給寶釧於白望臨先大王國喪日  
踰牆入宮行大忌手是如為有置矣身皮鞘常刀果  
為出俗於白望所謂寶刀自捕廳搜得來納席龍招  
內曾見此釧於白望房內云故藏置其釧問其長短  
粧飭模樣後檢視則一無差錯矣身所謂皮鞘常刀  
者敗於巧飾是旆出萬死不顧一生之力云者是何  
等凶慘之言而諉之於席龍之妄言是旆大忌手小

忌手平地手三件隱語稱謂席龍之口氣雖非矣身  
之釧常時習說道之狀亦可推之是旆矣身問于天  
紀曰所謂忌手者用何藥去耶天紀曰白望以銀子  
五百兩買得中原丸藥一畝即斃云矣身獨奮袂急  
勸暗結白哥多賂銀貨仍以賊事為謀時洪義人兄  
弟以天紀接隣窺見其所為之事聞入其中矣身怒  
曰吾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力千萬大事業在此  
一舉而彼洪何人八為梅花點耶為旆行藥云者鄭  
構重李兗之喜之矣身洪義人哲人六人以銀給白  
望納于池尚官烈伊處使之和藥行凶是如為旆且  
謀廢去者矣身往安國洞金普澤家令喜之作詭書  
歌詞百餘句皆誣毀聖躬之言使席龍傳于白望流

八大內而本草則矣身索之故席龍還索傳于天紀  
又傳于矣身是如為旆且草記中矯詔令內人烈伊  
及宦者張世相臨國喪乃下事相議而其詔多不能  
記而蓋首書不穀忝位等字下段有曰廢世子某為  
德讓君云觀此詔草時席龍往蓮池洞矣身家矣身  
喜之交首燭下喜之持書讀之未畢咒之自後園入  
故錯疑他人仍納喜之囊中席龍目見是如為旆席  
龍面質時一不卡明言辭多屈泛稱暖昧是如可更  
推時以為梅花點云者謂洪義人小疎故也是如為  
旆又以為所謂池尚官處交通行貨之事果有耳聞  
不但小急手事而已亦多內間周旋之事締結池尚  
宦家及其紅袖之云也是如為旆鄭璘重招內以為

天紀與矣身有聚銀內帑行用之事故心甚不樂願  
頰云若是席龍之言則矣身每以告者為誣而璘重  
乃是矣身腹心之交而所供如此行貨情節畢露無  
餘是如推問則矣身招內又以為矣身天紀等專聚  
銀貨內帑行用之事故璘重心甚不樂願頰云者矣  
身及天紀欲知闕內動靜有聞知周旋之事故身若  
其探知之路則有陸白兩路而此兩人連結宦女有  
所聞知而因緣作路則池尚官最為着實白哥所搜  
得銀貨雖未知某人出幾許而要不過各人等聚會  
之物是如為有置陰凶情節既已自服而遲晚取招  
時拒送不着情節絕痛辭緣加刑現招刑七次施威  
次直為所如中矣身前後問目內辭緣一、遲晚相

考處置教事○罪人李天紀前後問目承服招辭年  
三十九白等陸帛龍招內上無不與同是如為旂白  
望初往金龍澤家上李願命之字蒼叔也左右相顧  
不知其義矣身覺得大笑是如為旂帛龍問於矣身  
曰所謂急手者何葉云耶白望謂矣身銀五百兩買  
得中原丸葉一軟即斃云者既有問答是如為旂趙  
洽銀二千兩擔當出給於白望龍澤及矣身使之圖  
成行藥之事是如為旂帛龍所納矣身手札三度內  
二度則語多陰秘其書有曰宓臣如出則必往見如  
何讀書吟詩決非其時君可謂使作別人誠非細慮  
也所謂宓臣者帛龍招內以為宦者張世相也他書  
又曰久也昨日八去云有何所聞耶昨日意有所報

終日無所聞路薄而然耶鬱：帛龍招內以為久也  
白望之字而變服入闕中督促行藥之事是如云而  
矣身故之於帛龍之偽造只以臨謫一札謂之矣身  
自筆帛龍本以拙筆雖曰善於模寫空中模出何若  
是恰似而觀其字樣筆跡則三札明是一人所寫陰  
凶情節畢露於此而反欲掩諱僧頭扇五十柄大簡  
紙一百幅使廳直老味傳給於池尚官家是如可亦  
已現捉是遣不但此也張世相家躬自進去池尚官  
家頻：往復手持銀子親往帛龍家使之傳給於池  
尚官其間情節觸處綻露是旂謀廢云者龍澤往安  
國洞金普澤家時喜之上傳于龍澤是如為旂聚銀  
事段矣身初頭令其奴詭石負銀二百五十兩來于

席龍家林園中招白望面給是遣其翌日金龍澤又以銀子一百兩給於白望曰此為安酒次而居後陸續備給數至二千幾百兩許是如為旆席龍招內又以李罷之金民澤金濟謙等皆以席龍為慚嗾捕將李弘述將欲捕治殺之故矣身令李瀝往于捕將所僅得免之仍曰書給一書則以此質于龍澤罷之等云而仍曰吾雖知汝彼輩皆不信但書之云席龍書給其行葉間叅謀之事矣身執筆塗抹改五六字是如書既現納是去乙訛問之下泛稱曖昧是如更推時如以為白望則與龍澤最親席龍則與矣身最親隣重輩以席龍告寢之故謂矣身必有此事隣重稱以尚古席龍白望使矣身相知之後席龍稱以英雄

豪傑為不可聞不可道之說言既八耳之後不可卒然告寢則將何以處之乎既不能斥絕則但善待之而已因循荏苒以至于此沈尚吉鄭隣重等諸人以席龍最親於矣身故每欲全以為矣身之罪蓋以席龍深言與矣身言說故也席龍既與矣身深言則必除去吾身然後可以展足故有此告寢知情不告固知同罪而矣身為人庸劣不能先席龍發告更誰咎乎所謂不可聞不可道之說自可推知何必復問是如為旆喜之白望輩會于德而家各書掌中字時白望亦有掌中字書字極其妄悖矣德而云吾亦悔見其人也云：是如為有置情節既已承服而遲晚二字特未發口云：罪人白望年三十六白等上寢人

招內以刃云者令勇士挾匕首入官中若塗廁之謂而賊輩私自相號曰大意手所謂藥者以藥給於紅袖和於飲食中也號曰小意手又曰卧手所謂點多以金締結內豎搆成罪目欲為放點之計號曰平地手是如鄭獬重某等綢繆謀議龍澤給寶釧於矣身以為臨先王國喪日踰牆入官行大意手是如為旆鄭獬重金龍澤李喜之咒之李天紀洪義人哲人等以銀給於矣身使之傳給於矣身所竊取官人二英納于其四寸官人李氏矣身同姓官人白氏與池尚官等使之圖成行葉之事此則庚子半季經營之事是如為旆李喜之作諛文歌詞百餘句給矣身流入官中皆誣毀聖躬之言且草記中矯制令內人烈

伊及宦者張世相臨國喪乃下事相議而其詔多不能記蓋首書不穀忝位等字中間有曰廢世子某為德讓君云觀此草詔時帝龍往于蓮池洞金龍澤家龍澤坐西壁與喜之矣身交首燭下喜之持書讀未畢咒之自後園入來故錯疑他人仍納喜之囊中是如為旆趙洽則出銀二千兩尚吉出二百兩義人出五十兩喜之出七十兩民澤雖出銀而不與矣身相面但使龍澤天紀等言必稱致仲事必咨致仲是如為旆矣身以田畚文書搆草事到虜龍家而矣身形貌風采白皙軒昂獬重座目之曰此亦俠客者流乎虜龍答曰此乃俠客中第一人也其勇無敵獬重詳問矣身居住而去翌曉獬重携一驢子到矣身家

騎與卒去初往金龍澤家龍澤構重喜之天紀列坐見其矣身來大喜曰吾輩平生初見其人因問其勇力矣身自許以勇不多讓於古人遂酌酒相盟結為死生之交矣身曰君輩欲用金則吾當竭力而即今主上病患日重如有不諱則世無劉備何為耶諸人曰雖無劉備將來自不其人也各書掌中字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字義字而矣身書以蒼命字蒼叔之謂也矣身以巧惡窮凶之人疑龍澤輩以顯命推戴故問及劉備是如為旃其時經夜還來見席龍曰我昨日八大縫橐中云縫橐云者送獄罪人以橐埋頭是如為旃席龍問于天紀曰所謂急手

者何藥云耶天紀曰矣身言內以銀子五百兩買中原丸藥一軟即斃是如為有置發問目推問於矣身處則矣身所供與席龍相左乙仍于一處面質則席龍之言鑿々有據矣身之言一無卞破之端只以無據虛言等語泛然為辭言々見屈况且金龍澤招則謂有掌中書字之事而馬鞍所掛皮鞘常刀果為出給於矣身云而矣身則乃以元無掌書字之事而亦無短劍出給之事是如納招為卧乎所其為隱諱之遠端節々難掩所謂宝刀自捕廳搜得來納是去乙席龍曾見此劍於矣身家云故藏置其劍問其長短粧飾模樣而驗視則一無差錯是旃矣身所聚銀子一千三百餘兩錢一百四十餘兩自捕廳又為搜得



於二英移藏處封標來納為旆二英四寸宮女李氏  
矣身以元無樣為言而二英母葉伊招內官人李氏  
非二英四寸乃六寸而名墨世方為大殿內人是如  
明白納招所謂墨世拿來推問則其招再次往見二  
英而與矣身相見有所酬酢云矣身泛前隱諱之狀  
到此畢露無餘以此更為推問則龍澤所贈之鈔雖  
不佩來是乎乃龍澤既送於矣身處同寶劍自矣身  
所搜出此則不敢發明是如納招銀錢果為聚置於  
二英家的實是如為乎矣問其所泛來初則諉之於  
鷹師所賣之價後則變辭以為吳瑞鍾自上年冬至  
今春以矣身為着寶奉授於矣身是如納招前後所  
供自相矛盾、瘦幻其為聚銀明白無疑贈鈔與

聚銀乃是大段贓物墨世與矣身相見則前招所謂  
不知之說亦已歸虛為有置陰凶情節既已畢露而  
遲晚二字特未發口加刑現招教事○二十吏叅金  
一鏡疏亂賊之行凶肆惡不一其謀半夜懷刃有如  
魯之鍾巫倉中置毒有若漢之冀顯乘喪矯旨有若  
秦之斯高雖然斯高未有冀顯之惡冀顯未有鍾巫  
之犯通萬古之逆溯而計之未有若今日逆黨之寤  
凶極惡也嗚呼賊臣瀕命昌集之徒心懷異術手握  
國柄醜釀禍機三十餘紀子侄姻黨鬻權賣勢妖人  
鈔客出沒門牆紅袖黃門結為心腹動靜密伺於內  
間威福擅弄於中外凶謀逆節隨事輒露臺閣論列  
亦皆有微矧今急變上聞逆囚就鞫其所聚會排布

約誓成於血黨賂賄行於密地傍緣蹊逕潛畜不軌者苟非瀕命昌集子侄若孫率皆姻親門客也凶言逆謀狼藉文案殿下博觀文牒人臣之罪有如是者厥或免於身首異處者乎向日之事尚忍言哉陰喉逆復先試射日之謀顯投凶章終售滔天之禍合司之請至今五閱月矣頃日筵臣畧以三手餘謀流而為四凶有所仰達誠徹上徹下之論也今日國家若果有法瀕命昌集安敢舉頭而一日假息於天地之間耶日昨兩司之臣必以亟正王法為請者夫豈臺閣上峻論而已哉萬口一辭皆曰可斬然其瀕命昌集之請勘豈有異同必欲拿致行法者又有所不然夫掌中之書推戴之說獨係於瀕命擬律似有差等

而昨年驟劄逆節並著今日鞠獄子枝並逮牽連結合一而二：而一也瀕命昌集同為首惡前後罪惡必誅罔赦其為逆則均以獄情之淺深輕重分別其間上下其律誠可謂失之大体矣衆證俱成厥罪孔彰初無更問之端今何有可究之情急遣金吾郎敬奉宣旨行到所遇之地即令莅斬兩賊揆以王法允為得當目今國家殆同草創人心尚多危懼安知逆望之外復有亂賊潛伏肘腋逆魁至京凶焰倏熾不測之陰謀靡有所屆也哉兩大臣以按問竊覈遲晚取招為請此誠有不然者必誅之罪可斬之惡國人共誦事情顯著不待自服而可知名曰大臣拷掠之刑法例有拘平問之下輸情決難未知大臣思及乎

此哉至於在藥院不必與知之言亦恐駟不及也噫  
元惡大憝指揮呼吸千里應於頃刻萬人趨於眉睫  
禁中一步地豈可為不知之端也臣隨大臣累日叅  
鞠慈詳愷悌都有不忍人之心遙奏一着亦出乎君  
子平恕之道而為君父憂危之慮亦不得不嚴伏乞  
亟降明命遣行天誅焉云：○罪人日貞金昌道鄭  
宇寬徐德修拿來囚○二日領右相劄日昨以罪人  
願命昌集鞠問後正法事陳達蒙允矣蓋此二人罪  
狀雖在罔赦不待鞠問徑先處斬有違法例故乃敢  
據法陳稟矣更思之厥罪昭著既無可生之道而曾  
經三事之人施以拷掠之刑終有所不忍者況且曾  
前後命多及於中路朝中諸議蓋多如此遵先朝已

行之例取盤水加劔之議叅酌處分似或得宜答劄  
辭儘好勿施拷掠之刑焉○院前啓不允權樣事停  
啓○張世相刑四次施威次承服○張世相刑四次  
物故○二日鞠廳啓張世相既已承款未及結案行  
刑竊籍依龍澤等例舉行事知道張世相當日軍器  
寺前行刑張世相承服招辭矣身與陸廂龍相親席  
龍與天紀常：往來於矣身家李喜之作謔文歌詞  
誣毀聖躬且草詔中矯制令池尚官及矣身臨國喪  
乃下是如席龍以此發告且言趙松無狀李宇恒所  
聚銀二千餘兩使渠傳給於矣身而中間偷食云：  
則矣身終無驚動發明之端平日受賂締結之狀亦  
可推知是白乎竝上年十二月換局後數日席龍來

于矣身家問曰君常言主上做事不快今此處分一  
何猛烈矣身答之以其夜吾以八番中官八侍目見  
其事是如為遣誣辱非毀之語至於兩殿云爾則庸  
龍來見矣身之八番果為的實是遣國家處分宜盡  
出於乾斷等語答之則矣身凶悖之言酬酢之事據  
此可知是白乎徐德修金昌道李正植鄭宇寬輩  
相議行諫之事於矣身是如趙洽又為發告是白置  
徐德修段與之相親宇寬段住着於矣身家近處往  
來相親李正植以矣身侄子輩相接之故矣身與之  
相親昌道亦為相知是白在果矣身八番時宇寬來  
見於闕外處所渠輩不復往來之事則矣身亦豈不  
知乎有數三事可告者德修輩所為蓋有恟氣不無

變作之事而矣身之不得盡告者乃是任偏理外之  
事故也此輩畜囑不可為之事死有餘罪所謂畜囑  
者密計之事也渠輩為無狀之罪無可恕之道密  
交通於池尚宮矯詔之事果然而正植輩入送矯旨  
於烈伊處是白遣行諫事出自白陞入送矣身謀送  
的實云云○日貞放送金守天拿來原情○政院啓  
領石相劄批云云以何律奉傳旨乎傳曰加劄○領  
石相劄加劄二字不過泛引古義而已若遵先朝已  
行之例云者蓋指賜葉之意也下語不審以至於此  
答曰劄請得宜可不依施○諸承旨及大諫李師尚  
持平弼慶吏判金一鏡請對八侍時罪人昌集願命  
處發遣都事所遇處并即行刑事榻前下教合啓前

啓並勿煩彌慶因陳領相為其泛弟恭采欲為濟活  
有此劄請兩大臣事：極寒心去：○三時鞠廳以  
兩大臣因慶語並出停○傳曰大臣劄語儘好依前  
下教舉行正法還叔事分付○府命執義徐啓洪禹傳  
事不允新啓沈播為全羅兵使時因其侄尚吉輸送  
累百銀貨扇柄簡幅狼藉行用於白堊及烈伊處李  
尚龔為平安兵使時輸送四百金子李守恒轉致送  
徒俾為急手之用者已發於鞠廳前後招中其擅出  
營貨釀成凶徒之狀綻露無餘請沈播李尚龔李守  
恒拿鞠嚴刑尹廷舟乃以妖物賤流媚事權凶得除  
管城將之任十年躡據餉穀糶糶之時苛捧濫棍流  
毒殘氓况此漶緇徒之說至發於鞠招則尤不當使

凶黨私人仍據其地以益疑惧請遠配臣聞御醫李  
徵夏渡江後書啓則以正使李健命泄病苦劇而方  
在彼罪中不敢循例書啓為言云徵夏乃以健命私  
人敢以罪人疾病肆然馳啓有若無故大臣在道得  
病馳啓上聞者然其受囑嘗試之態誠極痛駭請拿  
問定罪永馱內醫之列嚴程有限王命難滯而今此  
健命乃於副使書狀復命後三日始到城外信宿江  
郊緩：作行放肆無嚴已不可言而押去都事任其  
滯留畧不檢飭請待復命拿問定罪長湍府使崔必  
蕃甘作權凶之奴使濫受折輔之重鎮貪四日甚庫  
儲枵然擅出百石賑米換買四頭駮鬣不可仍置以  
貽民害請罷職不叙答不允末端三件事依啓○洪

義人刑四次物故○禁都崔昌會罪人李瀕命賜死  
趙文普罪人金昌集賜死事出去○李瀕命賜死傳  
旨陰懷將心久蓄異畜妖人劔客出沒門牆紅袖黃  
門結為心腹動靜密伺於內聞威福擅弄於中外陰  
謀逆節隨事彰露矧今度事上聞逆囚就鞠約誓成  
於血黨貨賂行於密地因緣蹊逕潛畜不軌苟非子  
侄輩率皆姻黨掌中書字名入推戴三手餘謀流為  
凶劄舉國臣民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惡逆如  
瀕命而尚安敢戴其頭一日假息於覆載之間也臣  
命莅斬中路以正王法○金昌集賜死傳旨心依異  
畜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子侄族黨鬻權賣  
勢陰懷雜流群聚門牆締結逆宦營求凶險今以趙

洽之招觀之指揮門孽爛用銀貨惡子妖孫交通內  
外恣為凶逆情節狼藉向者凶劄罪實通天無君不  
道有浮冀莽一毛一髮莫非惡逆揆以王法決難饒  
貸亟令莅斬中路昭揭刑典○二日畿伯書目拿來  
罪人李玉江逃走竹山鄭道元罷黜○持平朴弼夢  
疏兩凶致法宜逆最初處分尾陳領右相事引罪○  
二日大駕以祈雨祭乘玉轎時備忘記先朝舊臣一  
時賜死心有所不忍近日傳旨還叔減死圍籬○兼  
房請對八侍政院趙金始煥南肅明金致龍覆逆勿煩  
○宗廟前下玉轎時兩司李師尚李濟尹會請對八  
侍啓請寢瀕命昌集減死之命事勿煩○政院啓姑  
待臺啓收殺隨即舉行事斯速分付於前去金吾郎

事允南泉記禁都李義鎮全沅以賜○判禁沈檀金

尹懋鏡柳等疏請亟寢金吾即發送之命事還給○六日

還叔事榻前下教勢同禁尹就商以其恣○命待命○勿待命○

合啓府啓洪高傳沈樞李尚院啓勿煩○二十日金濟

謙拿來囚○合啓府徐命啓勿煩新啓會寧柳貞章

順川禹洪龜載寧禹洪采安岳崔鎮樞俱以凶黨私

人並居膏腴之郡請並削版勿煩院啓李勿煩新啓

前典設別檢李輝千本以凶魁餘黨曾當差祭之日

敢以向國罔測之說唱言于公會稠坐之中其時提

舉欲為草記則百般哀乞呈旬自處噫前冬處分威

斷赫然則安敢以不忍聞不忍言之說肆然發口哉

請拿覈正罪依啓又啓三省罪人李玉江押來都事

拿問定罪依啓○二十日罪人鄭珀拿來堂古介行刑

招李尚龔金時泰烈伊李三錫拿來囚原情○三十

兩司李師命南遇南惟南李景說南請對八侍以願命正

築都事中路交通仍為上來云○禁都鄭錫範李

願命賜死事漢江出去○五月初一三省罪人玉世

原情承服○河伯承業春業放送○罪人玉世矣身

以田財相爭與矣兄同謀打傷矣身叔母承玉後欲

掩其迹以藁索結項懸於廁間椽木的實遲晚不待

時堂古介處斬○禁府啓即接成歡察訪黃啓屋

三十一

所報罪人願命減死還杖急聞飛傳之際到車嶺梓  
遇一兩班自稱願命女婿金時發多率壯奴掠奪闕  
文任自拆見拘留驛卒使不得直路作行私送迺路  
越不得報於前去都事莫重王命以致稽滯請拿問  
嚴敷以正其罪傳曰允金時發拿囚○備望記旱灾  
如此翰囚一向遷就極涉未安刑推獄囚減死定配  
其餘獄囚放送政院黃全致龍趙崇命覆送啓勿煩領  
右相禁堂三司禁堂沈權金一鏡柳重茂金重憲大  
李真淳鄭壽期執義徐命尹鴻承旨黃甫章請對入  
景說玉堂朴弼庚趙遠命尹鴻承旨黃甫章請對入  
侍時大臣以下迭陳送獄放釋前古所無決不可奉  
承請還杖初無發落三次陳達上曰唯錫恒所啓洪  
哲人與其兄義人同入哲人則雖入諸賊之招無他

執捉發現之端且義人既死今無盤問之端減死定  
配何如秦者曰哲人則其兄被告時同為就拿而別  
無現捉且以自現事慮有隱情累次刑訊而已一向  
刑訊致斃則過矣一鏡曰其為人癡駘不足責矣檀  
亦陳之上曰依為之又啓李尚達別將帖偽造一欵  
終不吐實設令承欵元非死罪然妖術惑人不可不  
懲達配何如秦者曰此非干犯送獄當初使其人以  
幻術辦銀子而幻術無驗別將帖偽造而已以妖術  
惑衆之罪遠配宜矣上曰依啓又啓鶴孫以白望之  
奴孝敬橋喪人屢次嚴刑不為直招而此非死罪為  
配何如上曰依啓又啓玄德明金守天累次刑訊終  
不承欵雖曰自服罪不至死德明為配守天減死定



配何如秦者曰為白望徃復書札之人不可置之官  
腋間為配宜矣上曰唯又啓李三錫既以直告亦無  
可問放送何如上曰唯又啓趙聖復二次刑訊終不  
直告似當加刑而此與廷獄有異渠雖無狀職是金  
官一向嚴問終至徑斃則決非聖世美事且閔浚弊  
今姑叅酌絕為圍置何如上曰唯一鏡曰曾於定配  
之處又有他罪人到配者聖復配所改他所何如上  
曰唯又啓今此推案還八時方有請對之舉議啓未  
及書納矣其中李兇之刑二次第一度雖曰直招半  
吐半吞語不成說更加嚴刑得情何如上曰唯兩司  
爭執以鞠獄未杖殺之前不可輕先酌處姑為仍囚  
以待被拿諸罪人畢到更無辭連然後酌處方為完

備金濟謙金時泰今姑仍囚待李正植等拿來後酌  
處何如上曰依為之○禁都趙文普狀啓罪人金昌  
集去月二十九日星州牧賜死事昌集受後命時賦  
詩六首其一曰燈火青熒問幾更自然臨命意難平  
隣雞喔：夜何短城角鳴：天已明吉語乍傳那復  
喜凶音緇至不須驚泉金此去泛群季全勝人間獨  
苟生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賢此句語悲  
切古今同○禮曹啓議躡吉日五月初六日推擇啓  
追上仁敬王后尊號曰孝莊明顯仁顯王后曰懿烈  
貞穆加上王大妃尊號曰慈敬○八侍時兩司合啓  
勿煩司諫李濟所啓勿煩新啓送臣賜死何等嚴急  
而領兼都事中踏交遠致令凶魁久遁王章來近京

輦前所未有之變請願命賜死都事拿鞠定罪依啓  
碧沙察訪朴泰俊本以凶逆郊育今番喜賊拿來都  
事馳到配所則泰俊藏匿喜賊於山村隱僻處使王  
人不得跟捕及其都事持劔督出然後始告其處其  
不有王命容護國賊之罪請拿鞠嚴問正罪依啓執  
義徐命遇所啓勿煩尹廷舟遠竄依啓又啓柳貞章  
以凶集腹心曾為黃海水使集之庶從昌燁以中軍  
帶去米錢魚鹽滿船輸送於集家且任定州買得彼  
中名駒送于濟謙禹洪龜虱付凶集猥占西關名郡  
濟謙給送一駕鳥使之優償其價則徭任翌日稱以  
官馬價橫斂三百貫於民間急輸送禹洪采本以  
權凶私人云：崔鎮樞以喜之狎客納其庶女為觀

命庶婦前冬喜之下送李正植馱來千餘兩錢貨今  
當禍機叵測之時如此不逞之徒不容置之衣冠之  
列請並削版依啓沈播等事嚴覈間始停○日三二英  
五次結案席龍招云：日問白望及望之母與其妹池  
尚官相親往來而池尚官亦頻往來於白望家是  
白遣矣身賣酒為業故輒以酒壺入送于池尚官及  
其子昌貴是白遣白望佩囊中常有丸簾三箇則蘓  
合元渠和月經飲之黃色丸則名不知而糊封納于  
箬匣又箬囊中不但常時秘藏雖夜宿之際必解而  
置之枕席之下不令矣身見之故矣身不知其幾何  
而歲月不記池尚官出來矣家時白望親自賣往仍  
為給送之事矣身與知的實云：二英當日軍兜寺

前路不待時凌遲處斬○金昌道徐德修鄭守寬更推○四持平金弘錫疏槩請寢洪哲人等酌處之命○掌令慎惟益正言李真淳疏昨於鞠坐見鄭守寬推問後自言有上變事大臣以問目外勿捧已有定棄終始持難伏願使即推問憑覈虛實○趙聖復旌義旆棘尹廷舟固城玄德明補黑山島洪哲人渭原鶴孫大靜李尚建三水金守天補濟州減死定配○五館學生柳綸等疏請願命昌集戮屍健命恭采亟正邦刑喜之戮屍事答處分已定勿復煩論○一葉拿來囚○兩司徐命遇李景說慎惟合啓李健命趙恭采事勿煩府徐命遇李會李真淳啓願命昌集擊籍事池烈擊籍事喜賊之拿來行剉靈岩則郡守文德隣自袖中出

示本郡遠竄人洪錫輔之小札喜賊文書中諺書一

張喜之詩稿一張續永息請出給都事之發行錫輔

追送儻人於中踞要使出給其詩札歸於順便如使

錫輔初無與賊同情之事則詩與札渠何由與知而

再三請給若是懇切耶請拿鞠嚴覈函送何代無之

而豈有如喜賊比乎以世相之招觀之作歌而誣毀

聖躬矯制而潛畜廢黜至於續韓詩永貞行而極矣

憑藉夢寐矯誣在天之先靈污蟻聖明至此順宗之

昏亂蓋順宗居位病風且瘖不能視朝而任文之黨

乘時秉政恣弄威法今者顯然以聖明之清化歸之

於永貞之尸位其中傀儡索絕露真面之句其污辱

聖躬轉益陰凶蓋以傀儡擬之於不敢擬之地索絕

比之於兩宦之事露真面三字所比尤極絕悖所謂  
假僞者假設人面美以繩索繩絕則真面自露其意  
以為向來處分不能皆出自聖躬及其兩宦死後莫  
掩本色之露也至於夜作詔書朝拜官昔聞永貞今  
還有之句與矯詔歌詞之意鑿々相符語意陰慘况  
其母書以事機垂成有若歡喜四月旬後自有好道  
理云々苟非三手凶禽布置已定家間婦女稔聞習  
知則何至登諸讒書指期明定若是狼籍乎鞠廳以  
此發為問目則渠亦無辭自服至曰順宗亦是孝仁  
有德之主隱然有誣聖躬之意讒書現發之後其母  
與妹隨即自裁初無與知逆謀則豈至自斃滅迹乎  
請喜之孥籍池烈族黨之在官掖者一併汰去答不

允喜賊錫輔事依啓○續永貞行曰十二月朔歲辛  
丑明陵寢即眠虛牖忽瞻先王御黼座羽儀肅々排  
左右傳呼大臣又連催中使如風群在口但見顛倒  
數公入依倚不記誰與某玉音如鍾響殿陛宗祊將  
覆卿知否諸公求退去何之孽豎作逆誅宜厚殿下  
殿上火如畫衛士高喝千雷吼斯頂門外懸兩頭傍  
人指言黃門首國有大變越七日黨禍忽如漢北部  
畜荒窮髮魑魅喜送閻群奸蛇蝎糾夜作詔書朝拜  
官昔聞永貞今還有孤鳴鳥噪無不如暘睽跳踉更  
指喉長虹爛日貫太陽德星錯落依南斗鶴駕蒼黃  
欲出門哀詔三宣泣聖母官闈事秘雖莫詳蓋聞急  
度生脰肘勢熾如山邁客魏根蒂已深難力取一夕

駭除何神速此豈人為即天誘魂迷不敢肆毒螫寤  
迫若有神相守翠眉官妾未洗粧香怕裏頭哭出走  
倏忽雷霆一蕩折先靈默佑誠非偶傀儡絕索露真  
面魑魅日照求幽藪閻禍逆古國比已漢唐在前皇  
明浚未聞天討赫若斯宗祊於戲百年久誰家女巫  
襍新鬼春夜藁街歌拊缶○院真啓勿煩新啓以金  
時發事再巡郵報而為道臣者使自覈問不欲自當  
請公忠監司李世瑾拿問定罪洪哲人梅花點之說  
同出席龍之招又叅於六人中給銀白壁以畜行藥  
玄德明則李弘述搆殺陸玄時獨受指揮頑忍不服  
並令仍囚嚴刑得情勿煩○李兇之七次物故○一  
業原情○李益命喜也光州定配○日配享圈點八

點南九萬朴世采七點尹趾完崔錫鼎金錫曾以五點不入○  
都堂錄六點李明誼柳弼垣呂善長尹游五點李承  
源趙翼命金尚奎金啓煥金始煥權斗經鄭壽期鄭  
錫三任琬李顯章兵命新權益淳姜必慶○政院請  
對時全羅道押送罪人金承錫出付翰廳事金承錫  
拿來囚○沈摺拿囚○白烈伊鄭宇寬更推告變○  
朴再元金九準金夢祥崔泓成喜春沈益昌尹就商  
拿來囚○李正植拿來囚○翰廳大臣以下金重茂  
兩司全弘錫尹會承吉黃甫章請對入侍時恭者所  
史信李重觀宋寅明申致宏啓鄭宇寬苑中求生敢請告變而先捉沈檀金一鏡  
名字以為渠之魁首而猶不敢為識面此一欸已為  
脫空其中謀害四殿之說極為驚心即拿諸人各捧

招辭則所引宦官五人亦以不識字寬為供元徽尹  
就商亦是緊引而元徽已死就商則字寬自以為不  
相識面世間豈有如許同黨乎所謂數千兩銀入送  
石烈云字寬稱以備給者元徽傳送者尚倫受用者  
石烈而三人皆死梯階已絕尤可絕痛者自上而下  
判付謂之崔泓所為且今番處分大小除拜一委於  
渠輩之所周旋其所主意一如世相之矯誣喜賊之  
詩語且渠言上年十一月晦間謀議之際至有金一  
鏡為疏頭當為吏叅之說一鏡之封章在於十二月  
初六日未封章前萬無以此酬酢之理而急於構一  
鏡追後粧點之狀尤極無據本罪中追入問目嚴鞫  
得情被告入等爰辭鑿：有據並放送兩禁堂開釋

勉出俾叅鞫坐何如上曰唯右相曰字寬本以世相  
之心腹必欲沮毀獄事為世相報復內援不干之宦  
官外証倚重之宿將及其更推牽舉兩堂之名必欲  
逐去後已此實白望之餘謀也且其更推敢以不忍  
聞之語及於不敢言之地又以換局為辭至於昨冬  
處分謂渠輩所周旋其証上不道陷人惡逆之罪嚴  
刑得情依律處斬諸囚放送上曰依允○領右相所  
啓金承錫所告亦極虛妄嚴刑一次還發配所其所  
告崔受萬勿為拿未令監司嚴刑三次放送何如上  
曰唯○兩司令啓勿煩府錫啓洪禹傳事依啓願命  
昌集孥籍事依啓池烈孥籍族屬汰去事依啓院啓  
會勿煩○此備忘記罪人賜死後無叔孥之法到今

為之終涉過當昨日筵中累次啓辭中未及覺察既  
己身沒傳旨還叔故院履送啓勿煩三司請對八侍  
時賜死兩人籍沒叔孥依前允逆事勿煩○司諫李  
濟疏尾請寢願集等孥籍還寢之命事○李守恒拿  
來囚○十一府錫弘啓請寢願集孥籍還叔之命事李  
尚建鶴孫並令更鞠期於得情尚州牧使趙正萬論  
付賊集之門深言密議無不與知頃當改紀之初選  
官屬身旋即疾馳星夜三日入都隱伏集家聚首深  
室謀議綢繆而獨漏於十六人竄迹之啓請極邊遠  
竄安山郡守李穉締結啓廸許以死黨諂付集賊為  
其狎害悖疏凶劄多所代搆請削版實城郡守李箕  
命以颺賊賊孽更化之後惟以饋遺竄迹諸凶為事

請削版勿煩柳厚章徐允興拿來囚○十二徐允興  
放送○李正植二十度結案矣身與徐德修為七寸  
親金昌道為查頓張世相素親切允千情迹無不通  
融上季二月間與昌道偕往世相家世相曰李昭訓  
飲毒葦方欲命絕此人死則豈不好乎其後昭訓表  
出世相謂矣身及昌道曰此藥加得則又有用處必  
有一千兩銀子方可用而二百兩不足此數得於趙  
洽處以未矣身累注見趙洽得未百兩傳給世相昌  
道退後覓得一百兩給徐德修是如昌道言於矣身  
所謂用葦處段即指上躬也大抵逆黨常以聖上謂  
有病患而今聞病患乃是虛傳恟於盡死為此行葦  
凶計當初洽之父甬重為平兵時與張世相金龍澤

李天紀締結畜行陰計假托買屯田畝銀子八千兩  
自營中収合上送于兩凶處大小凶計無不排布世  
相常謂矣身曰今則聽政事差失自內畝得備忘一  
張當依判付舉行今已踰絕奈何：：官城扈衛事  
出自壯洞領相家而領相忌李杰勇力出為忠兵柳  
就章則扈衛之際使於任事故大臣分付於訓將李  
弘述以為中軍蓋弘述則與昌集志同意合故為此  
舉措繫此獄情世相為魁首字寬為心腹締結官人  
陰計情節無不同議而矣身為機括故自知其罪分  
已必死拿命之下欲為自盡而王命不敢違拒謹此  
就因嚴鞠之下一：遲晚謀逆的實軍器寺前踰凌  
遲處斬○合啓答勿煩院啓勿煩府啓願集云：况

今正植結案官城扈衛畝得備忘出李森為忠兵以  
柳就章為代之謀果皆出於昌集之布置情節益露  
請亟寢孥籍還収之命及前啓云：水原洪原牧場  
本屬南陽自鄭治為牧官受賊集旨割場內外為賊  
集作畝請洪原牧場還屬南陽鄭治拿問定罪答不  
允末端事依啓○趙相拿來囚○十三金昌道三次  
結案矣身與世相合謀毒殺昭訓方欲更施他處覓  
得銀子事段正植既已直招大抵行蘇事徐德修與  
字寬一心交結德修為行葉事欲得銀子故矣身累  
為覓得於趙洽處給德修而若用葉陰密之徑及葉  
之出處問于字寬德修則可以詳知矣身為得銀子  
往洽家洽曰他人若皆出則雖千兩吾當出之而有



慨然者吾父為統使平兵時多出銀千餘兩以畜大事而無功矣今龍澤天紀輩亦為所有每微索於吾：何處辦出耶尹慤素富方兼提使何難出銀若以訓將提使給之天紀龍澤義人輩出銀兼作書示吾當出云：矣身涉義人家以洽之言：於義人兄弟則其兄弟曰數日前見天紀：曰吾見兇之兇之以為已得銀三百兩尹提使亦在出銀中矣翌日又往洽家言之則洽曰尹慤既給器之則其銀必有所去處一日李正植送人言曰徐書房來言聽政事雖不成備忘又將下云豈不好哉此辭緣已達左相汝亦白于領相矣身問于德修笑曰不實之言吾豈發之矣身曰然則吾當以此白于領相直往杜洞則領

相方在藥房故不能等對歸路歷宇寬家傳說此事宇寬笑曰吾於德修家已先聞之豈不好哉乘夕更進領相家曰聞德修之言將有如此事云須勿復為不緊庭請之舉直為舉行云則領相曰雖為庭請猶以吾為逞况直為奉行乎矣身歸以此意傳于正植正植曰此之為不緊左相以此言為可而汝家大臣何為此言其日更進領相家以正植之言白之則領相曰左相之意既如此當相議舉行云：數日後又進去則領相曰汝輩備忘將下尚今不下何故矣身答曰德修云備忘速下故有所仰達矣至今不下未知其故一日往杜洞則領相曰昨日兇之來言汝言與李正植趙松鄭宇寬等作黨有所為之事云是何

言耶矣身答曰吾輩則不然而李進士則與陸哥白  
哥有謀議事云人言狼藉矣仍往咒之家以所聞於  
領相者問之器之笑曰吾於此事非生手豈不知之  
耶仍曰沈子八言輕仇事皆泄於陸希龍將來恐有  
告變之舉云：咒之往壯洞見領相曰此事甚危待  
備忘之下官城扈衛好矣領相曰此事好矣咒之曰  
訓將處吾當更知之云：而中軍李杰有將略必不  
與同事故甚忌之庭請終日領相與蓮相駱相及左  
相：議閣中言于兵判李晚成出為忠兵其日四更  
欲罷庭請：四大臣會于備局相議柳就章為中軍  
事分付訓將以為扈衛官城之事蓋於舉行之際使  
小論不敢入且欲牢塞疏章之路云：一日矣身與

正植往洽家正植責矣身曰汝家大臣事汝勿言之  
聽政事時胡為三日庭請使事竟不成若小論得時  
汝家大臣先死左相曰領相若首唱則必直為舉行  
汝家大臣儼伺為庭請之舉是如為遣蓋字寬正植  
趙柘金民澤金省行徐德修等互相締結綢繆謀議  
而正植字寬龍澤則聚銀蓄事其未久矣德修省行  
則自上年為同黨之狀矣身上年與正植連婚後漸  
次聞之則亦未免同參謀逆的實遲晚軍器寺前踞  
凌遲處斬○金一寬拿來囚○十四徐德修刑一次  
第六度結案年二十九昭訓有害於矣身家故上年  
五月分矣身與世相：議毒殺之事矣身以銀子三  
百兩使正植入送世相處使畜得毒藥則以二百金

買得於白壁所買之處譯官名不知張姓人家使東  
官廚房內人李氏和飲食用之而譯官及內人只聞  
世相之言故不能詳知其後正植來傳世相言曰其  
葦有效將施他處有千兩銀然後可以用之必須畜  
得云故矣身果注趙洽家言此意覓銀子洽出給二  
百兩且以尚吉銀百兩大好紙十五束扇子三十柄  
在於金民澤家仍往民澤家與議行葦事言及尚吉  
所送銀紙扇子先為取用意民澤曰然則君前後所  
送幾許即今所存幾許矣身以前所送三百兩之數  
言之民澤曰尚吉所送物吾亦有用處而君之事如  
此則可先持去矣身即使奴子傳送世相家而往省  
行家言及此事則省行曰為如此事而發覺則奈何

須善為之仍往世相家謂世相曰此外亦有他物庶  
可用之矣身曰必須操心慎密為之世相曰吾已年  
老經事且多豈不善為乎前用之葦尚有餘存可以  
推移用之矣身與昌道正植嘗同坐言曰聽政事不  
成老論將敗備忘若下則好矣而此則矣身縣戚官  
掖內間事自然聞之且以此言及於守寬官城扈衛  
事段昌道來言昌集咒之等以為備忘若下則即為  
扈衛官城使內外嚴截且令拒塞疏章紛紜之患云  
云此蓋矣身以備忘記事言于昌道故昌道輩以此  
傳于昌集咒之輩有此扈衛之計矣身與諸賊謀送  
的實軍器寺前路凌遲處斬○洪錫輔拿來囚○鞠  
廳大臣以下

右相 趙 命 宋 寅 明 中 致 雲 兩 司 李 景

真說李請對八侍子進修堂錫恒曰徐德修既已結案  
緣咥等事當為依法舉行而第德修即嬪官叔侄間  
德修之父嬪官之同生且聞德修為贈贊成宗悌長  
孫與他罪人有間焉只誅其身其父減死定配緣咥  
等事特為分揀則王法私恩可以兩伸矣上曰依為  
之又啓尹就高分揀累日無密符還給之命就高是  
先朝宿將有忘身殉國之節請還給密符復授將任  
上曰唯錫恒曰此獄小臣終始按治初則只是已亥  
庚子間事矣以昌道等招觀之即今尚有在者至於  
前冬連為之今亦難保其必無頃者池烈族屬汰去  
事未知何以處之而不可無防患之道飲食之節亦  
宜審慎霍顯之謀外人何得知之外朝則將相有之

內則可悶矣又曰金一鏡前冬一疏見嫉忒甚諸賊  
之招言：搆誣此後獄中告變勿問事定棄何如上  
曰唯合啓兩大臣事景說真淳迭進陳請上曰勿煩  
府院啓一鏡擅重茂等極口力爭上曰勿煩尚建鶴  
孫事趙正萬事李瑋事李箕命事朴致遠等事玄應  
明事並依啓館堂事停啓洪哲人事拿覈間姑停○  
叶五鄭字寬四次結案矣身已知被拿時必死故欲  
為苑中求生之計議于德修：曰寧為告變某條  
托故投入訓將則席可生事矣身以此果為誣因發  
告歷舉禁堂以為驅逐緩禍之計兩告內官等果為  
知名故誣引矣身自鄉上來依托於世相之家而德  
脛正植昌道等與世相：親往來故矣身亦與相親

矣一日德修昌道與正植家招致矣身正植曰吾輩之事不可欺此令公仍曰時事如此主上甚輕此主上若在則老論將盡死矣仍於正植櫝中出封物一使矣身傳給張知事矣身問其何物則云是藥物封而重之以紙裹封矣身以手捫之則即是九葉而其大如豆數不過十餘矣身持入關中世相入直處待其無人傳給則世相受之而問何人送之以正植輩所送言之則世相目捫使之回去一日世相謂矣身曰今此聽政之事老論不為奉行此天與不取也將來老論必無遺種別畜備忘一張然後官城扈衛則好矣乃以此事言及德修矣其後扈衛事領相訓將相議定計已出中軍李森為忠兵以柳就章代之矣

身誣上不道陷人惡逆同叅逆謀的實軍器寺前路凌遲處斬○府錫弘啓請亟寢願集繁籍還收之命事德修父事新啓司直鄭澔性猶蛇蝎情同鬼域平生伎倆惟在毒正戕賢頃於改紀之初投進一疏憑藉官獄欲售網打之計正與相琦之矯誣聖旨同一機閉至不四凶之梟棘志述之伏法渠亦有耳豈不聞知而乃敢曰因何事端有甚罪惡而至敢顯斥以載籍之而未聞緇而曰臣亦先朝舊物黜陟榮辱義無獨殊譏嘲怨懟畧無顧忌蓋其心腸與四凶相連言議與賊述相閉忘君黨逆在而必討請姑先極邊遠竄谷不允末端事依啓○趙洽解如洪錫輔移送本府日十六趙公萬碧潼遠竄鄭澔理山極邊遠竄朴恭後拿來囚○日十七金一寬三次結案矣身與金昌道對門居生正植宇寬逢著於昌道家而相

親正植被謫時屬托事段宇寬主之矣身不得參涉矣身段  
密受天紀指喉面為掇局之陰謀此與宇寬而為條件各異  
矣身於上年六七月間往器之家則器之與人閉戶密語竊  
聽之則器之曰君為一國領相之孫與德修昌道宇寬輩相  
結作何事而此輩從中偷食人言藉甚矣身探知則此是金  
省行故其後與昌道語及此事則昌道初不明言矣身追後  
聞之傳于昌道則昌道又傳于省行省行大驚來到昌道家  
邀矣身謂曰吾與器之黨類稍異汝之所聞不可輕說於器  
之昌道嘗對矣身言他日論功時宇寬當為宣川府使吾當  
為僉使云、矣身仍與省行昌道正植宇寬輩親切而器之  
天紀本來相親故諸賊而為無不與知其節次深處每以  
矣身為人虛疎不為快言知情不告的案堂古介行刑○兩

司合啓勿煩府錫前啓三件事新啓器賊以逆料願命之子  
為三手凶謀之主畢境歸屬在於推戴其父而其喉弘述謀  
殺虎龍欲掩其面害國勇之事渠亦直招便是承款且以昌  
道結案非生手之說觀之顯有自當之意扈衛之詐與賊集  
相議則凶謀逆節至此盡露請依喜賊例亟舉孥籍之典前  
叅議趙尚綱本以嗜利無恥之徒諂付賊集濫驟華顯至於  
璿源錄修改時其父都正職名偽書以同教懇乞銓官要得  
首擬其父於同教以案偽書銓長面加呵責一自改紀之後  
托以下鄉畫隱夜出頃當望賊亂招兩相待命之際奔走老  
病大臣之第百端懇忠勸其上劄如中鉞之為一日之內七  
次往候雖不果諧而其為詐危險及趙洽被拿後洽之家屬  
抱其巨萬資貨乘夜投入則尚綱利其厚賂接置收獲渠若

有一公人心何忍流涎於凶逆財產掩匿藏止若是無嚴乎  
請速竄年崩順命之使北也請得六萬銀貨以行及其使還  
有若不用而封還今已三年無一金納官之舉乃以商譯之  
名分排懸錄云請令各衙門查出囚禁刻期督捧諮議是叅  
下清選而蔡之洪本以鄉曲庸瑣詣付盜名之相門管緣濫  
屬請汰去谷城縣監徐行遠以李翔之私人為翔伸卞陳疏  
出力建祠者也翔臣晚成秉權之日監造出六年限已過而  
改格差遣請削版內禁將李復淵以凶集私人曾經蔚珍官  
備三馬饋送絡繹潛斫黃腸即造廣屋請削版谷不允自五  
件至末端事依啓院泥谷藏云真厚南來記云壽期前啓二件事新啓二凶  
篡力之罪可勝誅哉惡子妖孫至張凶謀密排三手之計陰  
貨推戴之謀慮告變而謀殺虎龍之說已露於器之直招爨

門孽通世相繼凶孫結德惟而下備忘敢懷廢黜之意撥差  
中軍潛畫陳兵之計前後賊招不啻狼籍雖碎骨齧肉猶不  
足雪神人之憤請亟寢拏籍還叔之命當此討逆方嚴之日  
司諫李濟元無疾病情勢而猥陳辭疏托未承批請對召命  
輒皆遠避戲納尹會身無犯染而再廵入侍屢請不末日昨  
召命無端避逋全無沐浴之義顯有規避之迹請逆差平兵  
重記所付之銀前不下六七萬兩而近年枵然一空去處不  
明見趙洽正植鞫案則任墜為耆堂以四千兩稱貸行閔平  
兵則兵使白如數出給而耆所無受置之事故有一堂  
上閔查平兵以畫數還捧谷之事涉可疑當初許貸以逆賊  
字寬名懸保出給其為事情尤涉叵測請令本道究覈虛案  
以為查實科罪之地谷不允四件五件事依啓○館學生金

有一公人心何忍流涎於凶逆財產掩匿藏亡若是無嚴乎  
請遠竄年爾順命之使北也請得六萬銀貨以行及其使還  
有若不用而封還今已三年無一金納官之舉乃以商譯之  
名令排懸錄云請令各衙門查出囚禁刻期督捧諮議是叅  
下清選而蔡之洪本以鄉曲庸瑣詎付盜名之相門當緣濫  
屬請汰去谷城縣監徐行遠以李翔之私人為翔伸卞陳疏  
出力建祠者也翔任晚成秉權之日監造出六年限已過而  
改格差遣請削版內禁將李復淵以凶集私人曾經蔚珍官  
備三馬饋送絡繹詣研黃賜即造廣屋請削版若不允自五  
件至末端事依啓院泥谷藏云真得南采記云壽期前啓二件事新啓二凶  
篡力之罪可勝誅哉惡子妖孫至張凶謀密排三手之計陰  
貨推戴之謀慮告發而謀殺虎龍之說已露於器之直招猴

門孽通世相繼凶孫結德惟而下備忘敢懷廢黜之意撥差  
中軍潛畫陳兵之計前後賊招不啻狼籍雖碎骨齧肉猶不  
足雪神人之憤請亟寢拏籍還叔之命當此討逆方嚴之日  
司諫李濟元無疾病情勢而猥陳辭疏托未承批請對召命  
輒皆遠避戲納尹會身無犯染而再廵入侍屢請不末日昨  
召命無端避逋全無沐浴之義顯有規避之迹請逆差平兵  
重記所付之銀前不下六七萬兩而近年枵然一空去處不  
明見趙植鞫案則任墜為耆堂以四千兩稱貸行閔平  
兵則兵使時者如數出給而耆所無受置之事故有一堂  
上閔查平兵以畫數還捧谷之事涉可疑當初許貸以逆賊  
字寬名懸保出給其為事情尤涉叵測請令本道究覈虛案  
以為查實科罪之地答不允四件五件事依啓○館學生金





變如此宗社安否何如獨對大臣吉凶亦何如若以國家病  
患方重此固可慮而李判府則無慮云云交通情節凶言問  
谷遲晚的實問即以大臣意答曰李宇恒遲晚徑斃行刑一  
款不得舉行而籍沒依律施行和道○合答勿煩府景啓四  
件事新啓遠竄罪人金雲澤趙浴招有曰其父甬重為平兵  
時雲澤為監賑御史上京還路謂甬重曰國家非久當有大  
事非久當出可以知之未久願令獨對事果出甬重謂浴曰  
金哥可謂怪矣能預知此事云其寅緣私選隨事陰探之跡  
延露無餘甬重身故質問路絕請極邊園置興海李最英延  
日朴瑞錫俱以凶集腹心竭力饋遺濟譙罪謫後以民戶畫  
給雉鷄柴炭發民運致數百里之地請並削版不允末端事  
依啓院誦啓三件事新啓徑斃罪人弘述陰殺陸玄追改三

年前他賤案而書填之事以四凶指揮撥差中軍之說既已  
自服謀殺虎龍窺伺設捕之說亦發於捕廳書負之招慮其  
上愛撲殺滅口易置心腹苗逞陰謀若其宮城陳兵之詐專  
出於苗行廢黜之謀其餘迭發於正植德修招者其密布陰  
詐和應行逆之狀畢露無餘請亟舉孥籍之典谷勿煩○洪  
哲人拿來囚○正言鄭壽期疏亂逆醞釀之漸而由來遠矣  
益勳之兇房密啓師命之伺上動靜其遺毒餘烈傳法相承  
作一命脉小則為春澤重癘大則為昌集願命喜紀龍澤其  
初則出於患得患失之謀而末乃馴致於不奪不廢之禍浴  
汎潮源一串貫末此所以正論讜士首論益勳也故副學趙  
持謙故執義韓泰東倡義折奸受先朝特達之知為後來士  
類之標而或因權凶愛亂立撤祠院或因孽孫詆誣至使名

臣有把誣之寃彼師命則願命輩勢成威立之後敢請伸復  
云、請趙持謙書院丞命復亨韓泰東受誣事鎮商今方竄  
配雖不可加罪其書批中不正等字即為還收以彰兩巨擊  
奸之風師命而復官秩即為削奪以懲亂賊無名之惡李翔  
盜竊儒名干謚誣獄之狀昭載推案不齒人類而只因怪脫  
成之權力復官之不足至請致祭翔之復官亦宜追奪也先  
朝寶錄老耄之人不宜冒當左參贊姜覲遞差禹廷勸講老  
病不能供仕之人宜有愛通左賓客洪萬朝宜可遞改也答  
所陳當歎心焉○二日金克復原情承服洪哲人原情○合  
啓答勿煩府景啓云、金雲澤事措語同前啓爾重身故以  
下刪去添入交通宮禁伺上動靜自有當律請為先拿鞫嚴  
問勿煩院夢前啓不允新啓辱陵參奉皇甫謙附托健命偽

稱皇甫仁之嫡孫冒点齋即留接世相之家蹤跡詭秘世相  
伏法之後乘夜逃避仍即就直以為掩迹之計渠之家產混  
入於逆相籍沒之中其同為陰秘之跡在此蓋著請減死島  
配依啓巨濟定配○四日李尚謙三次物故○金克復四次  
結案庚子五月矣身要得扇柄見李字恒字恒曰近日、愛  
亦見之于此是非常之愛即今國家病患方重其將應於此  
耶抑或應於獨對大臣耶矣身答曰天文則吾而不知而主  
上病患方重是可為慮獨對大臣以人事言之若如唐臣李  
泌之對則何慮之有而一大臣何関天象耶字恒曰即官亦  
應列宿况如此大臣豈不應天象乎吾亦粗解天文但未入  
神故必欲問汝詳知今日天象之應耳汝必有所知而畏禍  
難於蔽口不如直言若獨對大臣死則吾亦當死吾死之日

必投汝而公且曰此愛或應於撥局耶矣身曰雖或撥局令  
監歸卽揚州田舍如古李廣之為則有何患乎云：亂言犯  
上的寶堂古介行刑籍沒家產○李世重斗京放送○二十

鞠廳大巨以下右相沈檀金重完金一鏡柳重茂李師尚李

尹景貞柳時模趙請對入侍時錫恒曰墨世以宮人往宿二

英家固有可疑之端而斃於杖下則似為差過似當減死島

配上曰依為之石烈交代內人更加究覈查出毒殺李昭訓

之厨房李姓兩人自內明查出付鞠廳上曰唯傳曰石烈交

遠配無發落玄德明金時泰還配上曰唯趙洽減死定配依

為之沈措李憲酌處無發落錫恒曰上愛人睦虎龍當初雖

入凶謀中因其上愛諸賊伏法宗社賴安其功大矣褒賞之

典考例舉行上曰唯重茂曰白望越獄時為李三碩為名人

所擬納宜有褒賞錫恒曰加資似宜上曰唯沈檀曰逆產充

補圻內民役恐宜上曰依為之錫恒曰捕廳兩投銀子上變

人處從優賞給寶劍藏之禁府文書櫃中宜矣上曰唯符講

王聖下哉警于金昌集之門使在濟誠書于屏風以置說書

李匡輔陳白以為凶逆之文逆于所書者與其大殿而置有

異當改若乃以李夏英及書之意下教改夏英書之云○睦

來善復官事沈檀問于泰菴答以不知而錫恒許其復官云

何日若附于此告廟陳賀頌教令該曹考例票行事榻前定

事兇之事勿煩趙尚綱事依啓新啓沈措則其怪尚吉以全

兵銀貨扇筒入送宮人處李憲以字恒之手世濟其惡驪州

官款而賞錢六百兩先給世相之說既發於賊招請因囚嚴

刑期於得情依啓金雲澤事趙洽更推問姑停大諫李師尚

刑部

卷六

猷納補弼夢前啓三件事勿煩國子堂上李宜顯黃龜河同  
非凶賊腹心曾與賊述表裏蓋宜顯之父世白當聖上在儲  
之日陰懷不利侵逼搖動者非止一再宜顯世濟其惡目無  
殿下乃敢憑藉捲堂誣辱君父龜河不學無識仰人唇舌猥  
陳草化與費君父還收成命請李宜顯極遠遠竄黃龜河遠  
竄勿煩請墨世一業仍因嚴刑期在得情勿煩請寢尹慤酌  
處之命依啓前啓合啓發論臺官連啓隨恭人事停啓俱進  
以兩相李籍李三次陳達一鏡角章錄二力請 ○六日鶴孫  
終無介居錫恒則終不一言可否云而已矣  
拿未因玄德明物故○院期前啓勿煩新啓李師命所復官  
爵亟命削奪李翔所復官爵亟命還奪趙持謙還配院享韓  
秦東特降明旨以示昭雪睦未善采寢復官之命奏謝金吾  
堂上推考並不允末端事依啓○二十傳曰陳奏官及奏請

使以下並書啓胡初日茅道而兼子道彌哀孝友之 ○二十  
誠事元則以幸君務勵忠勤之節云 ○八日  
大駕慕華館近勅世弟隨駕○頌教文托元良於介弟慶溢  
宗祊降顯丹於小邦恩浹區宇一人有喜萬姓同休念我春  
宮夙彰玄德聰明孝友天至豈賈寡躬之深知儉約恭謙日  
聞宗亦國人之咸頌且有溫文典學之美兼特達成務之方  
茲因主卷之虛永托儲體之重向也嗣續漸晚幾軫寧考之  
深意今焉宗祊有歸寔賴列聖之陰隲民心所係名號雖定  
於本朝封典有常陳請敢敬於上國儼然皇華之遙降煥乎  
綸綍之昭垂冊寶俱頌一一皆恩造獎勉兼厚萬一出尋常  
縉禮新成盈庭動色而相賀休光霽著率土延頸而交欣日  
輪為之增輝邦命從而永固寧新沛澤用俊洪私嗚呼謹受  
精一之傳期萬世之重洽爰發渙汗之號與兆民而更新大

學李先佐製○六月日李尚健拿來囚○日院期前啓李宜  
顯改遠竄黃龜河改削黜吳瑞鍾聚銀行賂番換局面既已承  
款此非鄉曲么麼所可生意其所同謀排布必有節拍更令  
嚴刑鞫問期於得情勿煩德修父事停啓○持平金弘錫疏  
獨怪夫領相欲為救解逆臣之罪至以願命連在藥房為不  
知其子謀逆之訂安有子徑欲為推戴而其久不知之理乎  
蓋賊臣秦采即大臣之從弟欲滅秦采之罪宜先緩頰集之  
罪故救其說而不得遽以在藥院不知之說率爾陳達追想  
大臣當日之心徒知有君父未暇有同黨之義矣時移事往  
此念漸馳公義私情交戰于胸中卒至公不勝私輾轉至此  
噫既往之事已矣難追而惟此一私字為他日許多取敗之  
源雖然大臣之功何可忘也臣謂將功贖罪退之以禮使得

省愆於私茅勅勵右揆使之盡心鞠躬敦勉左相使之報先  
朝而忠殿下○日三府說前啓勿煩臣見席龍、澤面質文案  
則席龍謂龍澤曰大小急手只六七人同事而廢主之謀預  
知者多金鎮商洪龍祚為其外影名為人主之耳目案作凶  
黨之外拔鎮商已以他罪邊配請洪龍祚極邊安置勿煩德  
修父事停啓○政院啓請丞收樞機懾給牒之命勿煩○日  
徐命伯滅死靈嚴柳慶裕茂長定配趙尚綱安州金泮讓富  
寧極邊遠竄金時泰遂配○館所舉動玉世分督行○吏曹  
啓睦席龍褒賞事命下而在前討逆之後上變之人例入於  
勘勲中元無自本曹論賞之事下詢大臣而處之傳曰允○  
日六備忘記陳奏正使李健命具鞍馬一疋奴婢四口田五十  
結副使尹陽來加資奴婢三口田十結書狀俞拓基加資奴

擇二口田七結賜給政院啓請還寢李健命論賞之命勿煩  
○府翼前啓新啓請寢李健命賜給之命勿煩○八領相趙  
泰耆因金弘錫疏上劄告建因細命召令史官傳授任楊○  
右相崔錫恒陳劄引咎伸救頌相仍請勉出○玉堂明顯  
將劄救頌相○修撰李世德疏頃年以來大憲執命罪狀臣  
之亡師尹拯父子者絕恃無倫臣以自火請業情深義罵之  
人擊鼓納供至有島配之命今蒙疏釋而臣師父子尚在罪  
籍師生之間榮辱顯殊嗚呼臣師父子之被禍始由於時烈  
之崎屹終成於冒集輩擠陷而今時烈文稿已登睿覽其醜  
妍真偽莫逃於淵鑑之下昌集輩又為時烈之護法傳神今  
其罪逆至此則臣師父子之被其辜誣者宜即疏禱云：○  
府李基聖前啓新啓金昌道結案云：苟使晚成就章無所與

知於凶逆則其何以甘受凶逆之指揮亦何以受凶賊之信  
任其爛熳相議締結和應之狀灼然難掩請速竄罪人李晚  
成定配罪人柳就章拿鞠嚴問前統制使李壽民虱付願集  
濫叨閩臬凶賊赴謫之日至欲出轅門迎送雖因人挽止其  
心同氣膈節：明矣兩凶之在柙棘船運絡續專以恭養凶  
賊為事請速竄門黜罪人李廷燭為人妖惡處事鄙悖曾在  
嶺郵其父相休亦以郵官易死任而則稱以聘儀勤加杖飲  
兩郵：卒至今怨罵渠之祖墳在公州穴短地窄渠之諸父  
常以葬近祖墓為戒廷燭徒生山慾牢諱葬日潛自偷葬毀  
砌逼墳使其父兄皆不得臨穴豈有如此悖倫無識之人請  
速竄荅不允李晚成柳就章事依啓○十六正言朴弼度疏  
戶判金寅宗無才苟宜速遞改吏郎李德壽素有聽瑩苟置

館選已是不可言議風裁曾無可規其何能激濁揚清玉堂  
金咎煥言論無取鄭錫三意外苟忝物情未叶又救金孚錫  
斥尹游南泉記云兵判李光佐不叶大寧工判韓配○十七  
兩司李聖基合啓李健命云云奏請之際以桓溫廢帝奕之  
痿字肆然加之聖躬又以左右騰屬等語白地極厚誣君  
父云云不允府前啓不允院前啓不允新啓字寬子勇力絕  
倫先自亡命刻期誅捕事沈馬尹鳳五永昭殿恭奉金致塵  
汰去事依啓○叶九合啓勿煩府源前啓李壽民云云國恤  
初托以都監所餉軍本三百同使其私人領送京中而去處  
不明噫凶黨之密運行貨莫非交通三手請拿鞠嚴問判禁  
沈檀來善議識隱然以大臣自解來善之得死歸下亦云幸  
耳檀亦是先后臣子到今強為分疏何其無忌憚之甚耶請

罷職正言朴弼獲疏以去年之處分專歸於局面之巨搜凶  
魁罪狀豈止顯權籠絡而未嘗一言及於違之一字諫臣抑  
有所顧忌護惜而然耶請罷職依啓李廷燾事依啓院前啓  
新啓請還杖極換燾職辭還給之命請姑寢告廟頒教之舉  
以待快施逆律舉行奏請之際何患無辭而必以桓溫加帝  
奕之痿字筆之奏咨申之問答至以勝御等語隨意敷演以  
實其聖上真有是疾在臣子之道固不當宣泄於外人况以  
無為有恣意做成構誣吾君暴揚異國請回還副使尹陽來  
甲書狀俞拓基棘極邊園置谷不允末端兩件事依啓○十二  
日府源前啓不允○李壽民拿來因○一叶合啓勿煩府源  
前啓不允新啓賦稅防納一切防禁犯科守令罷職依啓院  
前啓不允新啓三陟李相成罷職翼陵恭奉尹在重遠配



勿煩○校程權益寬疏四大臣事洪龍祚金鎮商快正知情  
之律洪廷迪嚴鞠處由洪錫輔徑送本府之非金日觀招內  
願賊與賊述稱兵花闕期日已定而適值改紀事終不諧云  
者不可以日月錯差而不錄分付鞠廳添錄日觀結案之下  
頒示四方趙聖復明正典刑還收杭子昭放送之命德修父  
亟施緣坐任啟朴奎瑞丞正典刑末端救姜親金演○二日  
忠清全羅兩道儒生金壽龜等疏請尹拯父子命復爵謚事  
谷疏辭會廟堂稟處○奎院前啓不允李相成添入潛結參  
商黃腸作板事請削板司直俞集一本以鄙夫濫躋上卿曾  
差燕价贖貨無厭頃當國減日晚入班壺觴隨後新泰春堂  
稱以轎子造備錢文五十貫公然勒取於規例之外請削版  
典籍尹東衡以儒賢尹拯之從孫出入門下恩兼教育而頃

當曠史之行反承權奸之指意載去宋時烈之文集蓋其文  
集醜証儒賢父子在渠之道而當力辭雖被罪譴亦而不顧  
恬然載去不以為恥傷恩悖義莫甚於此請削版後改人臣  
遭証把枉莫甚於壬辰科獄蓋此獄肯緊專在李賓興請令  
該府拿鞠嚴刑得情頃者訓將尹就商之就拿蒙放也托以  
押來軍官有意相厄畧加罪責累散愠言兩廳大將承望其  
意捕校兩人一時汰去既因王命所重有在假令有督迫之  
事不宜萌怨咎之心反加憤怒畧無顧憚請尹就商重推兩  
捕將推考荅吳瑞鍾事樞等事李相成尹在重及末端事依  
啓○二日院前啓不允李宜顯山雲等事俞集一尹東衡事  
依啓○北兵使書目會寧府使柳貞章自刎死事○玉堂明李  
誼柳誼柳金誼柳煥劉請亟允臺啓快施願集孛籍之典亦許健承

正法之請○二十四日修撰李顯章疏意身為推戴願命也潛備  
密旨昌集也異域毀君健命也首倡聯劄恭承也至於陳兵  
圍宮番行廢黜則四凶固一心矣前古代裡皆出於年高倦  
勤疾病難強之後寧有卽位元年無端代理之事乎彼聖復  
乃欲帝奕我聖上孺嬰我春宮以成莽操篡奪之計斯宗社  
起賈充之流伏願亟命收司拿致聖復快正王法行藥一段  
實為深慮明飭有司期於盡數俾無後悔○尹在重添原遠  
配○三司王堂李明禮呂善長柳弼垣李顯章權益淳府李  
濟李景說李巨源院鄭楷李真淳李巨輔具命奎  
請對入侍時合啓勿煩李濟所啓願集事勿煩兗之孥籍事  
依啓洪龍祚事勿煩任昺事依啓李健命沈檀事勿煩新啓  
門黜罪人李喜朝挾其卞慧之小智文以章句之薄藝人或  
目之以儒者孫亦自處以高蹈凡於我賢毒正無不陰至至

於筮上瑣錄傳神護法伎倆畢露上以欺先王之明下以為  
賊球之倡卒之士禍滔天善類屏跡幾乎國不為國言之痛  
心昨并庭籲旋撤天位將地之際官居臺閣之長終無一言  
與願集情志密結聲勢潛通此實斯文之亂賊國家之妖人  
請極邊遠竄勿煩鄭楷所啓願集事勿煩弘述孥籍事依啓  
墨世一業事師命事李翔事趙持謙韓恭東事勿煩李賓興  
拿鞠事依啓○五二十李晚成拿來囚韓都中成集拿  
木六日半注來○三司  
請對入侍時合啓勿煩李巨源所啓願集事勿煩洪龍祚陳利  
事依啓李健命事勿煩沈檀事依啓李喜朝事勿煩李真淳  
所啓願集事勿煩墨世一業事依啓李翔事勿煩趙持謙韓  
恭東事上曰令該曹票處事李師命事依啓李賓興事勿煩

時殿下學渡溺李巨源  
陳其不可上笑而不答○李宜顯雲山遠竄都事鄭屬  
○十二

六 任勗利城遠配 ○三司 府李濟李景悅李善長李明恒

柳勗恒金世 請對入侍時合怒勿煩府怒勿煩院怒勿煩李

賓興事依怒臺諫陳怒未及下批之際玉音低微發落之音

羣臣未能詳聞玉堂呂善長進以每事淵默為言上曰近來

玉堂遠拒君父之命至謂之淵默極其駁然承旨何不請推

淵默太過等說何敢發口如此之習今始初聞 史官初以

之 並罷職又曰罷職薄罰不足以懲其罪並拿推又曰李

誼則勿為之四人並拿推李巨源曰今日玉堂諸臣以為君

父嚴討賊之義合辭力爭雖或語不擇發不過忠悃而激殿

下不惟不允遽加拜色摧折太過竊幸大聖人虛受樂聞之

美請亟寢玉堂拿推之命上曰持平李巨源無狀費辭營救

祐先遞差執義李濟等曰臣既與巨源同為陳達請同被罪

罰上曰入侍金臣一並遞差上辭氣振勵曰以我為啞乎玉

音如鍾一殿震撼隱動羣臣戰慄而退都承旨南就明進前

欲有所達上曰退出還送可也 南泉記 院怒請亟收玉

堂拿推兩司特遞之命事依怒 ○禁府怒李晃之子在扶餘

發遣都事必絞事不允 ○ 八日 柳乾章拿來囚 ○ 九日 洪龍

祚穩城安置 ○院 命 前怒不允御室偽造罪人權盡性見捕

後道臣守令休其威勢莫敢訊問教易查官迎送供饋有同

別星任其迓縣偃卧其家請其時監司守令現告罷職分付

本道刻期捕捉依律處劄依怒 ○ 三十 右相三司請入侍錫

恒陳白今番錄勳依中宗朝盧永俊例只序龍封君事定集

盧永俊三四年後被誅而仲 完被告之人改以輩蓋情云錫恒又陳金怒中兩相處斬事

兩相孥籍事送節彰著亟宜允從之意上無發落合怒府院



李星倫李夏李德星李振洪李宣李黃李連李一趙恭  
尹洽李振全相李基李細尹宣李連李一趙恭  
俞夏一李洽一李基一作振洪李宣李黃李連李一趙恭  
李善一作李洽一李基一作振洪李宣李黃李連李一趙恭  
一作李洽一李基一作振洪李宣李黃李連李一趙恭  
裕李重慶尹洽李聖品鄭若牛鄭昇慶尹志尹德柳易相善  
一李重慶尹洽李聖品鄭若牛鄭昇慶尹志尹德柳易相善  
等以宋尹師生之序疏陳萬餘言請儒臣尹拯父子之冤特  
賜昭雪復官賜謚文集之已毀者改刊先正之有禁者還收  
向來凶逆輩校章毒正之罪一并嚴治茲令廟堂稟處○  
鎮川儒生李怡振等疏故領議改崔錫鼎學行文章蔚然為  
後世所尊尚仰陳建祠宜額之請事茲令該曹稟處○大臣  
備堂入侍時合啓勿煩持平李匡輔啓四件事勿煩金致龍  
事依啓正言具命奎啓三件事勿煩○司直申慶濟疏今此  
逆度居具瞻之位受非常之寄者憂憤驚痛宜倍他人而當

急度上聞之日乃曰事在既往且非目前之急噫陰凶之跡  
緩急安知惡逆之罪前後何論而大臣之治獄第一義乃如  
是似也自是以注一節後於臣一節遠通聽聞莫不駭嘆  
最所痛恨者願集之為逆魁路人所知無一可疑可怒而乃  
於金章準請之日汲：求對或曰先朝舊臣或曰三百年所  
無或曰不可法外杀人甚至於在藥院不知等語有若訟寃  
者然拿鞠之論始若為執法之意參酌之請終故於曲為之  
地是誠何心雖然彼以巨魁大怒為同堂兄弟者愛欲其生  
固其心也托疾不益亦其宜也獨惜夫終始恭鞠之大臣凶  
逆之情節靡不目見失刑二賊亟宜追施未死兩凶亟宜顯  
戮而前後奏對之際終無一言及於孥籍正法之請殿下之  
所倚望者大臣而大臣如此今茲亂賊厥有源委自殿下在

儲時烈以不滿之意唱之於前春澤以動搖之計和之於後  
今者龍民喜冤即春澤之支黨願集健采即時烈之徒黨臣  
謂時烈之追奪春澤之孥籍斷不可已削黜○引見時吏判  
李肇啓尹東源朴弼溥閔允昌擬望諸何如依允○日六合啓  
勿煩府前啓三件事李挺周極邊遠竄事勿煩院前啓二  
件事新啓廣尹游資歷既淺物情未叶請改正勿煩○日一十  
三司請對時合啓勿煩府日院日前啓勿煩○日十二合啓  
勿煩府日院前啓勿煩○日十三合啓勿煩府日前啓三件事  
新啓金一觀以逆賊弘述以十一月初九日習陣罷後舉兵  
犯關定詐而遽因撥局只隔三日而不成云其時間即詰之  
以撥局在十二月而十一月之說何其虛妄云則一規以為  
精神昏迷誤舉日月而弘述庶弟弘邁之子乙丑生人即其

同情至情者至於三人拿問則可知云請弘邁之子及知情

二人者拿鞠正法勿煩院前啓勿煩趙持謙等事尹游事停

啓○一業義州極邊定配鶴孫還配李挺周明川極邊遠竄

南泉誌云歲伯狀駭賊人千餘名入星州效廣寺不害人命  
而大將副將軍官各率三百餘人吹角等事一如監兵使地  
碎率二千餘軍則益以沙監兵使以下各不與之汝等何敢  
未接云故不得接戰而建云二極席入村江等處作亂一

○日十四洪哲人五次物故○日十六備局啓因臺啓其伯查

啓平兵銀四千兩耆老而差人徐元興等處出給辛丑十二

月畢捧而時輟使尹五商而送別件文書中慈城銀二十兩

柳星樞兵黃之不見兵平請貸文字轉貸字寬誠極虛浪白

之只憑字寬私自借貸之說即為備償俱極可疑并拿

問稟外事允下白柳星樞拿囚○日十七副學李明彥疏

追報私親天理人情而不察已擯字之上特加一大字仍本

儲時烈以不滿之意唱之於前春澤以動搖之計和之於後  
今者龍民喜罷即春澤之支黨願集健來即時烈之徒黨臣  
謂時烈之追奪春澤之孛籍斷不可已削黜○引見時吏判  
李肇啓尹東源朴弼溥閔允昌擬堯諾何如依允○日六合啓  
勿煩府前啓三件事李挺固極邊遠竄事勿煩院金前啓二  
件事新啓廣尹游資厯既淺物情未叶請改正勿煩○日一  
日三三司請對時合啓勿煩府楷院明前啓勿煩○日二合啓  
勿煩府英院前啓勿煩○日十三合啓勿煩府呈前啓三件事  
新啓金一觀以逆賊弘述以十一月初九日習陣罷後舉兵  
犯關定計而遽因撥局只隔三日而不成云其時問即詰之  
以撥局在十二月而十一月之說何其虛妄云則一規以為  
精神昏迷誤舉日月而弘述廢屏弘遵之子乙丑生人即其

同情至情者至於三人拿問則可知云請弘遵之子及知情  
二人者拿鞠正法勿煩院前啓勿煩趙持謙等事尹游事停  
啓○一業義州極邊定配鶴孫還配李挺固明川極邊遠竄  
南泉說云廣伯狀啓賊人千餘名入星州安慶寺不書人命  
而大將副將軍官各平三百餘人吹角等事一如監兵使地  
僻事二千餘軍則益以汝監兵使以下古不與之汝等何敢  
未接云以不得接戰而建云二極庫入村江等處作亂拉一  
云序  
○日十四洪哲人五次物故○日十六備局啓因臺啓其伯查  
啓平兵銀四千兩耆老而差人徐元興等處出給辛丑十二  
月畢捧而時使尹五商所送別件文書中慈城銀二十兩  
柳星樞兵黃之時奇請貸文字轉貸字寬誠極虛浪白  
可考之只憑字寬私自借貸之說即為備償俱極可疑并拿  
問稟外事允下呵考柳星樞拿囚○日十七副學李明彥疏  
追報私親天理人情所不容已擯字之上特加一大字仍本

貫祿以其府大墮別立祠廟於皇華坊本第亭祀依仁墮例  
舉行伏乞下臣此疏連令禮官議大臣克定大禮焉閔鎮遠  
即先后同氣殿下之謂陽也府夫人暮境相難思子為勞特  
使放還使母子團聚省愆田廬豈非盛德事乎朴世采劄中  
銀貨之說起於己已逮至甲戌春澤輩又襲此套流波漸潤  
至今日爛熳懷囊伏願峻內外之防護出入之禁云云（八）  
諸承旨持公事八侍時持手李匡輔前啓三事不允新啓  
吳瑞鍾始為停刑柳慶裕即為拿鞠實數期於得情依啓完  
伯權重經罪人許璧置之稟秩請罷職不叙依啓承旨南純  
明啓曲籍李三岭等上疏到院以辛巳獄事為言措語比許  
璧尤甚此疏亦勿捧耳依啓（前曲籍李三岭  
節朝崔鑿  
李嘉運  
等  
疏嗚呼辛巳之事尚忍言哉爰出暗昧事係宮闈自古巫蠱

之獄皆出於奸臣之構成江充木人之夜中生狐裘之難昭  
載青史白殿下誕育之初一種凶逆之輩陰懷不滿欲甘心  
於殿下故百端謀孽必欲嫁禍先墮其為構誣十手所指也  
臣等以為丞仲辛獄之枉以雪先墮之冤然後殿下之孝思  
無憾而將戮之倫尚可振矣（十九）合啓府院啓并勿煩（一）  
白 放送柳星樞除刑推議處政院啓白 仍囚照律  
依啓（二十）金時踴拿來囚（一）尹慈濟州定配（一）柳就章二  
次結案矣身上年十月初往見金昌集昌集曰近來事殊常  
軍門將官當以親信人布置而公監未經中軍為之則誠好  
矣身曰後歷雖當次為人不知誰有差除昌集曰御營中軍  
無出為外任之路他軍門非吾所及訓局有關則為之似好  
其後李森為忠清兵使而中軍窠果出其日即為庭請終日



貫祿以其府大墮別立祠廟於皇華坊本第享祀依仁墮例  
舉行伏乞下臣此疏連令禮官議大臣克定大禮焉閱鎮遠  
即先后同氣殿下之謂陽也府夫人暮境相難思子為勞特  
使放還使母子團聚省愆田廬宜非盛德事乎朴世采劄中  
銀貨之說起於已已逮至甲戌春澤筆又襲此套流波漸潤  
至今日爛熳懷襄伏願峻內外之防護出入之禁云云（八）  
諸承旨持公事八侍時持平李匡輔前啓三事不允新啓  
吳瑞鍾始為停刑柳慶裕即為拿鞠實數期於得情依啓完  
伯權重經罪人許璧置之稟秩請罷職不叙依啓承旨南純  
明啓典籍李三岭等上疏到院以辛巳獄事為言措語比許  
璧尤甚此疏亦勿捧宜依啓（前典籍李三岭 節朝崔榮 李嘉運 等  
疏嗚呼辛巳之事尚忍言哉爰出暗昧事係宮闈自古巫蠱

之獄皆出於奸臣之構成江充木人之疫中生狐裘之難昭  
載青史自殿下誕育之初一種凶逆之輩陰懷不測欲甘心  
於殿下故百端謀孽必欲嫁禍先墮其為構誣十手所指也  
臣等以為丞仲辛獄之枉以雪先墮之冤然後殿下之孝思  
無憾而將戮之倫尚可振矣（十）合啓府院啓并勿煩（一）  
時者放送柳星樞除刑推議處政院啓（一）時者仍因照律  
依啓（二）金時踰拿來囚（一）尹慈濟州（一）柳就章二  
次結案矣身上年十月初往見金昌集昌集曰近來事殊常  
軍門將官當以親信人布置而公監未經中軍為之則誠好  
矣身曰履歷雖當次為人不知誰有差除昌集曰御營中軍  
無出為外任之路他軍門非吾所及訓局有關則為之似好  
其後李森為忠清兵使而中軍窠果出其日即為庭請終日

梁益標適入關中矣身在勳府依幕要益標謂曰訓中作案而吾無可商之路若得大臣分付則可為君能為我周旋乎其後益標謂矣身曰吾在備局諸大臣座前告于領相曰訓中案柳乾章可合云則領相曰誠為可合也大臣亦曰可合吾又告大臣前曰然則以僉大監意言于訓將何如諸大臣皆諾改益標果傳弘述以矣身致下云矣身投刺大將仍曰中軍當次不無其人而吾為之宗為惶感弘述曰當次者有申綏夏而才已見塞於大臣改不為矣仍問中外軍情何如矣身曰外方軍情難以收拾而京中國家廩養自別然緩急得力有未可必弘述曰庭請罪後老論甚危一遠以軍守關門一遠白殺宦侍之有害者則老論者更請傳禪之計軍兵其可從乎矣身曰軍士則不知其一事大將傳令招之則也

此平時豈有不從之理乎然諸將聽從未可知也弘述久而不荅移時又曰君言誠是然而軍兵既集之後安敢不從如是酬酢之後一日注見昌集昌集曰君頗見主將而能得泛容接話乎荅以雅不能頻見而亦不可謂不往見雅不得穩接亦不可謂不從矣昌集曰大將與軍兵熟豈不好哉蓋其意欲使矣身數注見主將而酬酢此等說話而亦不能臆度對以矣身與軍稍異云而退其時有發告之心非但無益必反受禍也

不能發告及時事清明矣身即被遠譎故不得告律無同參之事知情不告違

既此有罪高得允守二十三

前日軍器寺

○府前啓三件事不允新啓李晚成方以中軍撥差事鞠問而既以昌集小札差遣之意直招則潛與凶謀亦可推知而鞠屬乃以烏配為請云夫訓局某營輕重自別

而禁營中軍統以忠兵啓請內遷旋以訓局中軍差遣一則  
出外一則內遷已極可疑易置之舉蓋出於昌集之指揮而  
就章為之就章又以同奉廷謀狼藉承款則陰謀凶詐排張  
布置之迹從露無餘且有一名官於三司會坐中為言洪致  
中往見晚成以輟額聯劄事據理責之則晚成感氣答曰此  
宗社大計安得不爾云其所謂大計云者未知指謂何事  
耶其情竊綢繆表裏和應昭不可掩此兩款合鞫廳添人問  
日嚴鞫得情柳就章典述爛熳相議者即是稱兵犯闕廢出  
君父之意則知情勸律殊失正法請更為勘律依法処置並  
依啓○右相劄憲啓李晚成事即當舉行而凡罪人鞫問必  
以告者或他囚之言或指出渠供中違端發為問目有是由  
來之規今若以外人私自酬酢添人問目則不但古無其例

且啓無窮後弊巨憲宰臣問答一款勿入問目中恐合按獄  
大體為誠甚得宜○三十一府前啓三件事不允新啓昔年任  
畝授進凶疏其初呈未徹之疏賊心逞賜有浮志述其時味  
司彌縫出給使之改搆以呈維異已徹之疏犯分恃義全無  
傾藉請島配不允○領敦厚魚有龜疏館學及兩道儒疏合  
廟堂票處巨密不勝憂慨嗚呼先正臣宋時列道德學問案  
為百代宗師惟我先大王敬慕尊尚終始靡替尹宣舉尹極  
誣聖祖背師門之罪明加勘破處分極嚴國是既定既又親  
書華陽院額遣近侍特揭其尊德衛道靡不用極肆不丁酉  
殿下代理之初先王特降批教曰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  
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闕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余意汝  
遵莫之或擾其侍授之丁寧深切而猶慮夫久遠之後是非

或發又於御製中別為書示曰父師輕重之說曾有下教矣  
一自擬書蓋文詳覽之後予深寃義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  
於後矣為予子孫者須遵此意堅持勿撓可也荷歟聖訓昭  
揭日星可以永垂無窮不意仙馭倏遠祥制才訖而隄防一  
壞章疏日投於昭涉席之靈寧不痛惋在斯耶伏乞亟收稟  
處之命一遵先志因或撓改以光聖學○四日柳選基乾章子  
拿來曰○六日堂古介處後○承旨金就龍李廷濟疏斥國  
勇○三司請對入侍時迭陳國勇陳疏之非曰渠安敢干預  
於此等事是非云○西日柳選基乾章子  
上等持平李普昱啓李晚成事大臣之言惟出於慮後弊臣  
等之啓案是審國體嚴懲討上曰勿辭兩司合啓勿煩府院  
前啓並勿煩○五日府前啓不允任啟啟事依啓○六日沈

措九次結案年七十三矣身在全羅兵營時上送木錢三百  
兩大好紙十三束筒紙五百幅扇子五十柄於家任尚吉處  
之際尚吉書于矣身曰必有銀貨然後可以備事故有此木  
錢及各種物上送之事所謂備事者以老論殆敗云故行貨  
於池尚官則萬全不敗云矣身上京後追問則果用池尚  
官處是如尚吉子載言說矣身初因尚吉之書通只以為老  
論周旋之意有此木錢紙扇等物上送尚吉之謀遂情節矣  
身不能覺知而至於出銀一欸則同泰的案二十七日堂古  
介行刑○諸承旨請對時全羅兵營押送罪人崔壽萬出付  
鞠廳嚴鞠得情事定奪○七日柳慶裕拿來曰○崔壽萬拿  
來曰○明日移御昌德宮事分付○太學生李徵復等疏斥  
國勇疏答大意固好可不留心○合啓府院各勿煩○前後



請答未免過當矣○日四白 柳星樞徐允與禹洪采李明  
佐移送鞠廳金威節謀送一節鞠問加刑一次不服李彞憲  
放送崔壽萬二次估案矣身遠隔海島欲為死中求生之計  
而適與李彞憲識面改証誦細招橫証他人欲允已死之狀  
的案堂否介行刑○日五李尚健十二次物故○八月<sup>日</sup>兩司  
李明李彞憲李巨輪李真淳合府院啓堂劉勿頌○備  
局錫泰恒香四於臣竊惟兩賢臣道德學問行誼志節宗是累朝  
之所尊尚一代之所宗仰而向未構誣之言專出於賊球送  
集輩戕賢病國之計京外章甫首尾血籲無復復餘臣無所  
事於更為降列而笄伏念我先王數十年來父師輕重之教  
終始堅執其答宰臣疏中未見其真似於儒疏所云何可直  
驅於誣毀之目之教昭揭日星則末稍處分非出於先王本

意斯可見矣雖以送梟仇視兩賢臣初不敢加以誣毀之斥  
而由淺入深必售其毒正之計三至之言竟致慈母之投杼  
而猶恐日月之明一朝覺察凡係訟下疏章設為邦禁一併  
是却致令士林終不得一暴事宗噫一自斯門論書人心世  
道晦盲痼塞訓致凶逆滔天宗社幾亡可勝痛哉黨錮作而  
漢室底亡偽學禁而趙宋安亡受轍之誠其不在茲計以我  
朝故事言之文正公趙光祖文簡公成瑄俱被奸壬之構陷  
尚未免復命之禍進集之寃孝陵長陵雪寃復官該曹不以  
事關先朝有所留難快從公議今日之所當法惟在兩賢已  
行之懿典司馬光所論王呂所建非先王本意者改之如救  
焚拯溺正是今日準備語也一依京外儒生所請故儒臣尹  
宣舉尹拯并復官贈謚還宣院額許刊集板以此分付該曹

該道劃即舉行事允下○八玉堂副學并鴻臚少樞益淳李  
劄更申沐浴之兩司上月合辭府院啓勿煩○忠監啓權  
盡性越獄逃縣時監司守令罷職視告前監司權懾丹陽郡  
守洪鼎翰○三司同尹瑩上同兩司上伏罔所懷夫逆者天  
下之首惡人臣之極罪一有干犯萬戮猶輕况一人並有三  
罪而皆係於大逆不道者耶噫健命亦一傲下之臣子凡所  
以不利於殿下者無不擔當而主張備忘矜下重臣請還則  
陰蓄恚恨移鋒急擊庭班將撤諸宰力爭則深懷憤怒恣意  
叱罵卒乃乘夜密謀聯劄迫脅必欲廢逆而後已此其為逆  
一也建儲之舉名正言順奏請之際何患無辭而痿疾二字  
登諸奏文媵屬等語申之問答誣毀君父暴揚異國此其為  
逆二也急手凶畜既出於諸任掌書推戴又屬于同堂締結

凶閹內畜備忘之再下撥差副將外謀宮城之陳兵此其為  
逆三也况正植招所謂左相則直欲奉行之說不啻明白則  
其逆節比凶集又加一層為人臣負此三大罪其可一刻容  
息於覆載間乎請健命亟正邦刑噫嘻三手之憎毒尚忍言  
哉今千古羣凶之逆節為今日四賊之陰畜其謂平地手者  
視諸大小急手其惡逆則一也而秦末之凶狀逆腸本與三  
凶少無間隔特以狡譎之性外為遮飾規望及前冬備忘之  
下乃謂事在必成少無顧忌專意投合庭籲將撤諸宰抗爭  
則游辭閃弄佯許更設密地和應潛上聯劄卒與三凶爛熳  
同歸請亟命按律處斬嗚呼殿下以願集為何等逆耶包藏  
禍心醞釀禍機據當獨對陰懷不測之心沮遏告廟潛蓄無  
將之心逮夫嗣服之日益肆凶逆之畜布置排張操切聖躬

指族逆復先投嘗試之疏黽勉庭籲終上節目之劄主張三  
手而推戴之謀既著於養字之書示備得備忘而廢黜之計  
畢露於宮城之陳兵當初賜死既是大刑致令琴籍尚違巨  
魁請亟寢願集琴籍還收之命答勿煩再登三啓勿煩○十  
日附太廟後大駕玉世牙還宮陳賀○甫廟庭配享文忠  
公南九萬教文蓋天地剴正之氣間世鍾精故廊廡經濟之  
姿自少儲望風節如漢李固唐宋璟文章如陸敬輿歐陽脩  
謹論凜霜冰之戒從跋扈之斯頰行箴閱滄桑之翻在名德  
則彌重久矣閑廢而天運潛回翻然起來而世道復正以純  
忠柱石于王室以清議領袖于士流為宗社有淵源長遠之  
憂為朝廷有正大光明之舉懸魔鏡而照象矣但塞竇於幽  
陰受域芴而甘心祇知措國於磐泰剛金烈火經百鍊而愈

堅砥柱頽改三千仞而獨屹然撓撼無一日之安位慨展布  
未半遂而去朝始以周元聖遜荒終作商阿衡告老以言乎  
契合之盛則既退而有知心之言以言乎眷禮之隆則方病  
而有執手之喻論言巧舌惟當時百千輩之交誣苦情血忱  
至今日三十年而益驗惟其見未到而論曾味張曲江之先  
知及此賊乃服之辰可見李文靖之真聖豈徒本末之光顯  
抑亦陟降之鑑臨御○文純公朴世采姿質之溫粹則如良  
金美玉文理之縝密則如蠶絲牛毛惟其制作之盛學問之  
純不越朱夫子門路至於出處之正擔負之勇悉遵李文成  
規模敬義夾持行不違於繩墨體用兼備才案具於經綸謂  
時務莫要於打破朋黨謂治道必先於澄清本源卞是非則  
不倚不偏發言議則至大至正主一代之清論痛斥偽勳樹



萬古之彝倫必誅亂賊珠○忠正公尹毗完識慮弘遠器度峻嚴公忠正大之姿未嘗韓范以下自外剛毅果敢之操雖曰賁育之勇莫當留與子孫幼蒙長陵酷似之樊班聯伯仲晚結先王特達之知持清議於泥灘改紀之日朝野想望仗威拜於嶺嶠按節之辰州郡震懼際陰陽消長之機出處惟義閱滄桑翻覆之變名節獨完迄漢瑟更張之初有商巖爰立之命欲枉駕而臨制倚毗特隆許便輿而造朝恩禮絕異寇準上殿有百僚戰股之稱司馬入都恊萬民加額之望苦心血懇暗護星月之輪輝謹論危言深杜幽陰之蹊逕世方倚卿而如仰北斗卿乃謝世而復卧東山處江湖而不忘進退之憂為國家而思殫夷險之節頃元惡逞不利之志而大老效願死之心昇病入城一身蹈湯火而不避抗疏叫闕集

手救宗社之幾危李長源之忠言永固邦本張曲江之先見遂折奸萌前言若合符契遂覩老賊之情形寸心可質神明應想先靈之鑑臨真○三司伏閣啓勿煩○李讓尹慈拿來真  
 因○十三大臣諸宰三司左相崔錫恒參贊善鏡判禁李光  
 茶恒文判李罕戶判金唐禮判李台佐刑判趙希億不判韓  
 配夏判尹、執商兵判金重憲刑泰李森右尹中細夏摠管  
 尹選道李暉開苗李世最大成李師尚堂朴弼蔣權燕淳  
 李源章以善長趙翼命李明恒大諫李尚章梁廷虎李真淳  
 景倫泰鄭栝金重應尹大英李光輔李善昱承旨南就明趙  
 選入李請對入侍時明彥進讀健命啓勿煩恭采啓勿煩願  
 命昌集啓勿煩錫恒曰願命昌集殿下既知其遂節故快許賜死孳籍是次第事而既允旋寢大沛輿情告廟頌赦至今遷延今日則以不得請不廷為期健命罪狀畢露無餘正植承款招以直為舉行之說是發於健命之口云遂節無異昌

尹

三

集恭采罪狀論列無餘快允宜矣上曰勿煩一鏡等次第陳  
達連下勿煩又陳健命事一鏡曰殿下若於健命逆狀有所  
疑悔則設鞫得情何如孝廟朝自默亦為刑推矣錫恒曰一  
鏡之言誠明快矣緡陳恭采事恭恒曰俚語曰兩班為逆則  
生常人為逆則死觀乎此亦可見人情矣先佐等諸宰各言  
迭請終不允上曰史官宋演明衲產至近之地頻：仰視極  
為無嚴姑先罷職宣明趨出上又曰渠安敢不端正俯伏頻  
熟予面乎承旨何不請推乾明進謝上微笑無發落錫恒曰  
日勢過午臣等小退待晝水利進衲後還入何如上曰唯諸  
臣退出申時還入宋重明代趙顯今退避大臣以下迭進固  
請至夜弼夢曰以賜明白之教以慰折鬱之情錫恒曰唯願  
快允上曰依為之一鏡曰等籍與合啓皆允從乎上曰唯錫

恒曰合啓有兩件健命事乎上曰健命事矣錫恒曰然則恭  
采事無發落乎上曰唯李廷濟以願命昌集等籍健命正刑  
事書出榻前下教兩司仍以恭采事爭執上久無發落日已  
昏大臣以下退出之際明詔進戒務執貞之德毋如前撓改  
上曰允○十四三司請對合啓恭采按律府院啓勿煩○十五  
日合啓勿煩府院前啓新啓申球之詭附賊集承受密狀甘  
心在認賢毒正之備請絕辜定配軍資判官李志遠志述伏  
法後操文往哭而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之語命意下字絕  
悖無蔽鴻山縣監黃尚弼喜賊歸屍之日躬莅其喪定立後  
軍造俗神主死黨畿法莫此為甚請并定配谷不允末端兩  
件事依啓志遠東安尚弼○院啓新啓扶餘縣監權磨賊喜  
家在官門相望地締結往來情迹網羅及于屍歸之日躬往

吊哭籍產命下之後不即奉行一循賊第殺之之請產財田  
民任自出給追成文券詎托已費沒八之數幾至半減請定  
配戶郎尹世顯饗直黃尚老尚直韓宅揆前參奉朴光世風  
附凶賊凡醜正毒賢之論無不挺身擔當請并削版勿煩○  
李晚成物故○時李憲九次施威十次結案丁酉年矣身  
為豐德府使時聞張世相以將有獨對之舉先通于願命願  
命初如不信是如可非久果為獨對故自此始信世相自外  
聚銀入送使世相蓄于池尚宮是如字寬松輩言于矣身且  
願命為得銀于送李壽民於統制使金龍澤通情一邊覓  
得銀于貸用之矣壽民下去統管後每稱從當覓送終不送  
來趙松輩每以見欺壽民痛恨使矣身共償其債矣身欲為  
仕宦之故在豐德時出銀一百兩在驪州出二百兩大抵願

命久懷廢東宮之心者蓋恐登極之後渠或被禍丁酉救使  
時矣身自豐德來見願命則問以內官消息且曰自內將席  
東宮之事近日有所聞而吾則不信云蓋矣身因趙松字寬  
輩得聞消息故有此問而矣身亦以此等事不可準信為益  
矣身與願命居在切隣常往來此等陰謀願命主之使矣  
身連臂世相而矣父常在家矣身多在外方其小曲折未  
能盡知聚銀事段池尚宮卒以老論宮女渠自盡心別無多  
索賂物之事故而入不至甚多上年五月願命自北京還聞  
字寬所言則願命買得毒藥持藥兩枚一孤則徐德修也一  
孤則兇之天紀輩也此輩妄為先施致有李昭訓之喪此則  
矣身赴謫平山後事此外未能詳知前冬事段但聞弘述時  
泰輩出銀而已矣身則無銀不能出大抵丁酉以後願命與

昌集因世相及池尚宮備廢東宮之事而先大王豈因宦妾之言為此舉乎是以事終不成已亥庚子間天紀一來見矣身言行藥事曰蹊逕虛疎尚今不成矣身赴謫時徐德修來言冤之所送藥欲用於李昭訓以為除去之計云今春矣身放還後德修來見頓有生恟之色蓋行藥不成恐或敗露而其黨竄迹雖欲備事更無勢力故也矣身既與諸賊爛熳謀議同奉的實軍光寺前盜賊斬○院前啓新啓西閭報所謂奢老所閱文即任墜所看署其子弟僮人定價捧賂之說狼籍賊招逆賊字寬宗受其帖備得銀貨則押昵凶逆多受貨賂之狀畢露無餘請任墜速竄答勿煩○十七藥房口傳啓巨等建考院中日記則庚子十二月十五日藥房問安啓辭中有昨日吐出血水幾一升許出示之語以此觀之自上吐

出黃水果是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矣若以此日查考則似有憑覈之端敢啓知道○李龍錫拿來因○梁益標結案扈衛宮城一欵昌集願命健命相與謀諶庭請罷後即欲舉行柳就章以矣身同官故言于矣身曰訓中今方有闕諸大臣方欲扈衛宮城此時此任必以我差出君若授醒於大臣君亦有功於池日誠為我備之矣身即泄備局昌集願命在座健命如廁方還恭承已出依幕矣身以就章可合中軍之意告諸大臣則昌集曰吾固欲以此人差出矣願命曰誠可合矣昌集曰汝預以吾輩之言往傳訓將以就章差出後宮城扈衛即為舉行為宜矣身身往訓將傳及則弘述曰就章吾已定之今當差出扈衛宮城豈不舉行乎矣身既知扈衛之事中軍之差知情的竇瑩古介行刑○李明佐結案矣身出

銀三百兩事段趙松往矣從祖依幕受銀三百兩而去矣身  
又使松甥李世復往從祖家持去四百兩前後合七百兩而並  
送松處使用於世相以備搜局矣身與金時昂往見字寬字  
寬辟其子送內從家密語矣身問曰吾以七百銀給松使傳  
世相名亦知否字寬曰吾果知之且曰世相能已傳給此  
甚不足矣身又問曰搜局之事何以備之字寬曰世相入  
送銀貨有自內所備之事此則不必詳問早晚成事後有當  
知之字寬既不言裡面事故但如是酬酢而歸一日金時泰  
來言時事將有好機今夕君家大監當有承牌之舉勿為搖  
動內着戎服由小路詣闕為宜吾方轉進領相依幕亦告此  
事而大監依幕則煩不得往君須以此言傳白云矣身既出  
從祖銀貨轉送世相又見字寬問其所備之事則其交通宮

禁備搜局面之謀同泰的宗堂古介行刑○十八右相自鞫  
廳來詣闕外陳劄待命劄曰伏見議答批答雖未知聖意之  
何在而投葉吐疾之言既發於罪人之招則必欲查出以法  
治之者鞫體之所不可已伏况今日討逆之舉夫豈有一毫  
他意於其間而千萬意外致勤嚴旨云鞫屬請出付全向  
官則初以無有為  
教矣謹：請之則以當查付為教矣翌日討答批中以內人  
查出幸非難事而憑籍黃木欲打老論之詐充極極此等  
文更加非難事而憑籍黃木欲打老論之詐充極極此等  
為教更加非難事而憑籍黃木欲打老論之詐充極極此等  
○判禁李光佐全始族李即等疏昨夜賊招行凶情節萬  
驚心嚴查致法不容淹延再啓陳請誠出於此不知聖意何  
為及此：等文字不為舉論則罪人將何以查得也臣等雖  
被重誅不敢奉承臣雖無狀寸心固耳况今討逆只為宗社  
與聖躬苟有他意天必經之云：答曰勿辭答右相曰一時

明字

之教不足深懣安心勿待罪速出視事○二十李明翼拿來  
囚○合啓勿煩府縣前啓三件事新啓尹慤出銀三百兩之  
說出於前後賊招雖有詳畧之不同若其三百之說四出一  
口且以假名呈狀文書彌縫等語見之其潛出公貨密質凶  
畜之狀昭不可掩令鞫廳嚴刑得情舍人沈珙徒牽門闌之  
私情因念沐浴之大義頃當三司請對時謀避大論欲遞館  
職一日之內必還乃已君嘗國賊置之相忘清官羨職我自  
為之請罷職不允○院前啓三件事任堅事勿煩○二十金  
昌彥拿來囚○三十金德完拿來囚○四十上謁明陵王世  
弟踵駕○洪舜澤拿來囚○五十李世復拿來囚○禁都李  
夏英書目李健命今月十九日殺斬事○六十金盛節四次  
結案矣身聞徐德修言則丁酉年錦平尉使行時兇之父子

使譯官張判事者買藥持來云而名典居在矣身不問今番  
赴謫時逢其時使行人去馬頭吳姓人問之則其行譯官張  
姓只是一人云若問於其時首譯則可知之矣兇之謂德修  
曰藥事吾父亦已知之且言已作處君備忘記今則事已至  
此惟當不顧死生而為之云厥藥使字寬入送世相世相與  
水利間次知金尚官同謀一次試用於上弟族即吐出兇之  
輩以為藥不猛毒當更為聚報買他藥而來事上年間德修  
正植言於矣身一日洪趙松家逢字寬字寬曰行孫事李喜  
之兇之與雲澤民澤專為主張使吾為傳給世相之階吾安  
得不為乎矣身問藥價何以收聚則錢仁佐以雲澤腹心積  
年養養以灰金之請往統帥李壽民軍官庚子國恤初正木  
百餘同輸來以為訓局防網帖以除出用之其不足之數則

柳星樞以新入多有取辦於省行處蓋其一生所願在於平  
兵坎也正植以昌集之言誘星樞星樞而出甚多且以平兵  
白 所出銀充其不足之數云上年十一月矣身為求瘼  
葉入葉房則昌集方以都提調監製臘藥省行昌道皆已入  
去夕則昌集出來時謂昌道曰汝隨我偕來鄉校洞寓而矣  
身則同是一家而終無所言心竊怪之其後矣身見金昌彥  
言此事且問昌道近有殊常之事云矣大監因此厚待而然  
耶云則昌彥曰凡則尚不知昌道事耶近來時事漸：因涯  
故大監使昌道禹洪采入析世相矣：身曰昌道人事無形  
豈可以任此等事乎昌彥曰為大監死亦不辭矣身曰然則  
汝何不為昌彥曰吾則方在職勢難為之故使昌道為之矣  
其後逢昌道謂曰此事成則利敗則遂何不急速為之而如

是後：耶一日矣身往見昌集曰聞昌道之言大監入於世  
相此事甚危大監何為此也昌集曰一濟謹奔走職事何能  
為之昌彥使昌道往來世相家吾亦奈何又於十二月初三  
日往見昌集曰聞初六日大疏當入時事又變云若然則大  
監必致大禍奈何昌集曰今番則無憂終不動色矣身曰雖  
因昌道有所聞於世相若或蹉跌豈不危哉初六日曉又往  
見依幕昌集始起寢致慰其弟昌業之喪因曰大監能記初  
三日吾言乎昌道何能善探而惟恃世相自謂無憂今如何  
昌集不荅因曰汝見時泰乎聞時泰之言得弘述給銀世相  
方畱授局云汝亦知之乎矣身曰吾亦知之而時泰與李明  
佐為弘述雖有所畱被罪入獄之人何能更為大將乎大監  
亦勿生如此之念焉昌集曰時泰丁寧言行未發之前亦復

柳星樞以新入多有取辦於省行處蓋其一生所願在於平  
兵故也正植以昌集之言誇星樞星樞所出甚多且以平兵  
可考所出銀充其不足之數云上年十一月矣身為求瘡  
藥入藥房則昌集方以都提調監製臘藥省行昌道皆已入  
去夕則昌集出未時謂昌道曰汝隨我偕來鄉校洞寓所矣  
身則同是一家而終無所言心竊怪之其後矣身見金昌彥  
言此事且問昌道近有殊常之事云矣大監因此厚待而然  
耶云則昌彥曰兄則尚不知昌道事耶近來時事劇：因涯  
故大監使昌道禹洪采入析世相矣：身曰昌道人事無形  
豈可以任此等事乎昌彥曰為大監死亦不辭矣身曰然則  
汝何不為昌彥曰吾則方在職勢難為之故使昌道為之矣  
其後逢昌道謂曰此事成則利敗則逆何不急速為之而如

是後：耶一日矣身往見昌集曰聞昌道之言大監入於世  
相此事甚危大監何為此也昌集曰一濟謹奔走職事何能  
為之昌彥使昌道往來世相家吾亦奈何又於十二月初三  
日往見昌集曰聞初六日大疏當入時事又變云若然則大  
監必致大禍奈何昌集曰今番則無憂終不動色矣身曰雖  
因昌道有所聞於世相若或蹉跌豈不危哉初六日曉又往  
見依幕昌集始起寢致慰其弟昌業之喪因曰大監能記初  
三日吾言乎昌道何能善探而惟恃世相自謂無憂今如何  
昌集不荅因曰汝見時泰乎聞時泰之言得弘述給銀世相  
方畱搜局云汝亦知之乎矣身曰吾亦知之而時泰與李明  
佐為弘述雖有所畱被罪入獄之人何能更為大將乎大監  
亦勿生如此之念焉昌集曰時泰丁寧言行未發之前亦復



得入矣今番事朴尚儉筆從中為之以此上聞則更當為處  
分云矣初九日矣身往時恭家宇寬在座時恭曰宇寬而送  
之因歎歎歎息曰無可奈何世相俄送宇寬送言曰若得三  
千兩銀用之則可以轉禍為福者行與德修同事而黃兵柳  
星樞所送銀六百兩使正植所傳者及平兵銀四千兩受來  
而不為多給於世相之故失事棧不能先製尚儉以至於此  
此際若得三千兩銀子則可以周旋矣身曰令監何不注問  
於弘述乎時恭曰問於弘述則以為即今可得七百兩其餘  
則難辦矣身曰若先給千兩則世相將以為之云耶先探  
事棧然後可以番之時恭曰然因往弘述依幕矣身翌朝注  
見則時恭曰弘述從孫明佐即其養孫之兄而主管家事者  
明佐以為家有一千五百兩而才散給於諸甥侄處即今所

餘只七百兩若復收合可充千兩使我親見世相詳問曲折  
後可以出給矣矣身問於時恭曰此物易於中間花消世相  
將何以為之耶時恭曰必貞石烈與尚儉有道內外符同世  
相持銀入去則緩頰者可以緩頰抑利者可以抑利事可成  
矣十一日又注見時恭問覓銀與否則答曰明佐注見世相  
使宇寬持七百銀注遺之十三日矣身注新門外昌集依幕  
見時恭以為昭訓奠事定於十四日世相十二日出往山所  
還後可以知之云矣是日逢宇寬於趙松家則宇寬曰大臣  
未發行之前其可其條周旋更為換局姑宜遲發云十四日  
宇寬送人殺世相還而姑無好奇云故昌集願命十五日不  
得已發行十七日宇寬告急於時恭曰銀子不足事尚不成  
尚儉有道有作大亂之勢世相今方緩頰加得銀子然後可

以為之云矣身曰金省行役黃兵許多銀用於何處而不為  
出給乎今冥招致昌道送言于省行取用此銀好矣時泰送  
人招昌道則以摠戎廳銀子事往尹慤依幕云蓋昌道言尹  
慤前已出銀三百兩之故啓下備堂及遭金殫後昌道以銀  
子文書磨勘事出往依幕云十九日又往時泰家不遇轉往  
趙松家招字寬字寬往德修家松仍傳字寬之言曰世相以  
為數日內必有處分第待之云仍索銀子之加送昨午四五  
月間矣身逢趙松於松古前路問近日何往乎松曰以壺洞  
將即指揮往平兵久留而來矣身曰因何事而往乎松曰受  
得耆所公事發出平兵銀四千兩而與字寬允興同事往來  
矣身曾知此狀之及及十二月事出後復問松曰平兵銀  
子今在何處而可得用於此時乎松曰此銀已償前日所貸

矣又曰李正植主管黃州城役而備局劃給關西僚軍木二  
十同自黃兵亦給米五十石錢五百兩而多在中間花消德  
修喪妻時給三百兩李慤赴謫時給一百兩如是消融不得  
取用於此時可勝歎哉又曰往揚州見李字恒則可以議事  
大抵昌集不信趙松矣身亦以昌集之意傳于字恒故松頗  
有不悅矣身之色金濟謙每言矣身可任此等事而曾與三  
木詩相親以此為慤矣身逢著字寬於時泰座上後始發腹  
心之言二十日世相使字寬傳言曰十八日尚儉有中間凶  
詐世相詭辭止之且行銀四百兩不久必有處分云厥後里  
有宦妾之獄二十三日世相赴謫時寄托字寬而去蓋字寬  
與世相所親紅袖輩有相通之路可以議事而時泰赴謫時  
矣身往見曰公去後則吾無分錢可得之路何以面事乎時

秦曰頃見宇寬則錢皆散給他人宜捧用而收合未易士三  
行所受黃兵銀可取用云矣身訪省行不遇使金時昂傳意  
而亦不出給矣身令趙松覓出銀子則松覓給二百兩於宇  
寬處李濼招中德修所謂矣身有功之說蓋謂此事昨年問  
矣身見宇寬曰昌道為人虛誅何可使噉於世相乎宇寬曰  
又有士夫之使噉於世相家者即禹洪采也洪采則大監亦  
愛其為人矣身以此悌傳昌集昌集曰洪采往來世相家有  
所傳頗覺心慙矣且聞李世復之言則仄金使李崇祚之子  
送書于弘述依幕覓百兩銀而去大繫錢仁佐李崇祚邢儀  
賓李德峻若一推問則仄金行藥及所為可一一現發此乃  
聞之崇祚之言矣身既聞德修昌道正植宇寬彈之言與之  
酬酢難免同叅之罪的實軍器寺前路行刑○李惟遠拿來

囚○七時領相劄士人李公胤即承旨廷奎孫掌令敏徵子  
誠中乃其旁派云公胤非但善醫多長處見推儕流而尚未  
登仕人咸惜之故臣與任林兩人并陳冀得收用蒙允矣誤  
達人先派命即釐改○八時禁府啓罪人健命才已葢斬而  
考見律文則凡大逆不允首從凌遲處斬殺坐籍沒健命罪  
目既是大逆而不用凌遲之法收孥籍產議大臣稟處領相  
以為健命罪目既以逆律正刑則收孥籍產與昌集願命宜  
無異同而該府問議之請以若以法外為疑此非臣臆見所  
敢擅便右相議同依議施行○九時刑儀賓拿來囚○大提  
學三點趙泰億柳鳳輝金一鏡李師尚二點李光佐李肇姜  
鏡賓客李台佐金一鏡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七

